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6—2001—1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河好大 / 徐仁修著, —沈阳: 辽宁画报出版社,
2001. 9

风情之旅

ISBN 7 - 80601 - 466 - 7

I. 山... II. 徐... III. 游记—中国 IV. K928.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7028 号

本书由辽宁版权代理公司代理

原名: 山河好大 / 徐仁修 著

©2000 徐仁修

中文繁体字版于 2000 年由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中文简体字版于 2001 年经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Yuan - Liou Publishing Co. Ltd. 安排授权由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

授权者: 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市第六印刷厂印制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127 千字 印张 16.5 插页 80

印数: 1—10000 册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姚铁军 张东平

责任校对: 王 义

封面设计: 傅凯宁

版式设计: 傅凯宁

定价: 20.00 元

大荒漠



干风渐渐转烈 ,滚滚黄沙随之扬起 ,
于是一场荒漠风暴开始了。
沙尘像烟雾一样 ,弥漫整个大地 ,
飞沙走石击得人浑身发疼 ,呼吸也觉得困难起来。

我自小喜欢旅行、探险，从十五岁开始，便向台湾省的高山深谷探索。成人之后，又出国游历、探险，多次深入中南美的蛮荒、菲律宾的丛林和荒岛、印尼的山野、盛产鸦片的金三角以及婆罗洲的原始雨林，这些地区都成为我熟悉的地方。

但我一直引以为憾的是，从小从课本上读到祖国迷人的边疆，却像月球一般地遥不可及。不管是“青海青，黄河黄”，还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些动人词句所描述的景物，实在教我这一直以旅游探险为职志的“旅人”魂牵梦系。在这样的心情下，熬来熬去，终于熬到时转运移。

一九八七年中秋节，我飞到广州，又转陆路，回到我祖先两百年前居住的祖地——梅县地区的蕉岭寻根问祖，也去见识闽西永定县的客家土楼建筑。在旅途中，祖国边疆对我的呼唤，也越来越强烈。

黄河的母亲

一九八八年六月初，我终于踏上了边疆行的第一步，从北京飞到了甘肃首府——兰州市。

兰州市自古是西北重镇，也是古丝路的起点。城内古迹甚多，但我对古迹兴趣不大，独对黄河边上一座近代石雕情有独钟，那就是黄河母亲的雕像。

石雕是一个照顾着胖娃娃的慈祥母亲，也许这是艺术家的期望。

我一早离开了兰州市往甘肃南部。车子一离城，就一路爬山，我们必须翻越海拔两千多公尺的兰皋山，才能进入甘南。

兰皋山是黄土高原的尾端，正是典型的贫瘠又干旱的黄土土地，但勤苦的农民并没有放弃这片瘠土，他们把它开垦成可以种黍麦的山田。收获虽然年年微薄，却仍是一种安慰。

十个回族九个马

这一天正是星期假日，沿途经过的市镇，商客热络，沿途摆售着瓜果蔬菜、五金杂货。

我下车问了价钱，青萝卜一斤合台币四毛钱，葱一斤六毛钱，香瓜一斤五块，番茄六块。同行的友人说，商人看得出我是外客，价开得比平常贵。后来我问一些在路边摆着人力车卖菜的农人，价钱就便宜多了。

最热闹的地方是牲畜交易的自由市场，在这里除了猪以外，牛、羊、马、驴都成群地立在场子上，讨价还价的商人、农人、牧人，交头接耳地热烈讨论着。

车子越过甘南最大的河流——洮河，经过广河县，抵达甘南首府临夏市，已是午餐时间。

临夏是西北的伊斯兰教圣地，几乎所有近代西北伊斯兰教地区的政治、军事及宗教上的重要人物都出自此处。

甘南地区位于西北与西南间，是大陆西部与中原的交通枢纽，素为兵家必争之地，同时又是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接壤之

处，自古以来，不知多少民族间的纠纷在此发生。中原强盛，此地则属汉人管辖，弱时则由其他边疆民族统治，像匈奴、西夏、西凉、前秦、吐蕃……都曾这里是主人，也因此形成临夏人强悍尚武的民族性。

在临夏一家清真饭馆里，邻桌一位回族老乡正在用餐，我见他面貌和善，就跑了过去。

“马大叔，您好！”我笑着向他打招呼。他似乎有点反应不过来，愣了一下。

“我姓徐，从台湾省来的。”我客气地说，“能跟您聊几句”

“啊！欢迎。”他也微笑地说，“我叫马壮。”

读者一定奇怪，我先前怎么会知道他姓马。其实在兰州时，我就听说“十个回族九个马，一个不姓马也姓哈。”所以称呼马大叔的命中率高达十分之九。

我们聊起甘南的尚武习俗，马大叔为我讲述临夏年轻人自古以来喜爱的冬天户外活动——徒手打猎。

“每年的冬季大雨之后，”马大叔眼光向上抬，好像在凝视着往事，然后说，“灌木野草全被大雪覆盖。”他的手自左向右平平一抹，表示大地被雪盖住。

“野鸡、野兔、野羊失去了可藏匿的隐蔽处所。”马大叔眼神专注，好像他又看见了这些野生动物。他说：“于是年轻人常联合数人或数十人，选定一座山或一片草场。”他左手比山形，

右手缓缓横着一画表示草场。“一场骑马围猎的游戏就展开了。”

“众人围定猎场之后，大家便一起呼叫鼓噪，一时声动山野……”马大叔似乎也跟着激动起来，“猎物被惊吓飞起或奔走，于是大家群起策马猛追，不管是山沟隙地、石滩险坡，猎人总是人马一体，跟着猎物直上直落，不使猎物有休息喘气的机会……”

“只要猎物疲倦而停顿一下，立刻有小伙子从飞奔的马背上凌空扑下。”马大叔双目如鹰，手曲如爪，表演飞扑的姿势。

“干吗这样拼命”我插口问道。

这一问，把马大叔从他年轻时的猎骑上拉了回来，他的双手垂了下去，眼光也失去了光辉。他看了我一眼，叹了一口气说道：“谁抓获的，猎物就归谁，这种游戏就是以捕获猎物的多少论英雄啊！”

“这种围猎危不危险”我问。

“这跟打仗差不多啊！”马大叔的语气有些不

临夏市的清真寺



满，可能因为我不了解围猎是个高难度游戏。他说：“落马摔成重伤，两骑相撞而毙命，都是常有的事啊！”

“现在的年轻人还围猎吗”我问，心中想着如果把这种场面拍下来，一定有很多好镜头。

“围猎”马大叔忿忿地说，“野外老鼠都快绝种了，不要说野鸡野兔！”

这是普遍发生的情况，人口不断增加，直接或间接均造成野生动物的减少。

和活佛一起散步

车入甘南之后，公路循峡谷中的河流上溯，海拔亦逐渐升高，到了夏河县城，已是海拔二千八百多公尺，而金碧辉煌的拉卜楞寺亦已在望。

由于我有一封朋友为我弄来的上级介绍信，所以我得到拉卜楞寺管理单位的接待，也可以自由参观。拉卜楞寺是甘、青、川、康边境最大的佛教寺庙，也是藏传佛教中黄教的六大名寺之一，建于一七一〇年，至今已有二百七十九年历史，共有经堂六座、大小佛殿四十八座，僧舍更多达五百多院。

寺院殿堂房舍极多，内部皆幽深秘暗，充满着我不熟悉而又怪异的酥油味。无数大小的神祇在我这对佛像无什么研究的人眼里，皆大同小异，佛像表情也是吓人多于安详，怒目多于慈悲。在参访两座大寺后，我表示不再续访神像了，那时刚好有几个年

轻喇嘛在寺前聊天，在我知道他们当中有人能讲“普通话”时，我加入了谈天的行列。

这群出家人中最年轻的不过十六七岁，我好奇地问其中一位看来颇为英俊的喇嘛说：“您当喇嘛有几年”

结果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得到了这样的回答：“我没有资格当喇嘛，我只是和尚。”

“不是出家人就成了喇嘛吗”我疑惑不解地再问。

我的话引来这群年轻出家人的一阵笑声。

后来从他们口中我才知道，称西藏的出家人为喇嘛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喇嘛”一音出自梵文，是对得道高僧的一种尊称，不知如何演变为汉人对西藏和尚的通称。

我们正聊得起劲，突然一位温文尔雅、穿着整齐、年近六十的男人从旁走过，众和尚皆转身向他行礼。我问一位小和尚那人是谁，他答是拉卜楞寺的活佛，我略弯身向他致敬，他微笑地把双手在胸前向上轻扬答礼。我热情而又客气地问道：“我是台湾来的作家，可以跟活佛请教吗”

“请便！”他慈祥地笑着答道：“我们一面散步一面谈好了，这是我的散步时间！”

别过众年轻和尚，我随活佛在经院间曲折的土路上慢慢步行。我提出了第一个敏感问题，“请活佛原谅我的不敬，我很想知道您是怎么成为活佛的！”

“这应从活佛的由来说起。”这位活佛不以为忤地笑着说，

“最初在本寺，有七种方法可以成为活佛，例如，受达赖喇嘛以及本寺创建者嘉木样活佛册封者，或在西藏大寺担任过重要职位者，或经考试取得‘格西’学位者；这些成为活佛者在圆寂之后，又转世成为小活佛……”

“除了第一代活佛以外，第二代以下的活佛皆由转世而来，这似乎有违佛教最可贵的众生平等的观念，不是吗”我以诚恳却严肃的态度请问这位活佛。

“何有相违”活佛反问道。

“众生皆有佛性，任何人只要努力修课，都有机会成为佛，但许多活佛天生就是活佛，这不是让人觉得‘天生不公’吗就像有些人天生为王子，而有些人却生于贫贱人家，佛教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佛无贵贱，让人觉得公平，人人皆有希望达到！”

“你这种想法倒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有意思！”活佛笑了笑又说，“说众生平等，是说众生皆有相同而平等的‘佛性’。人因受前世‘业’的影响，所以生下来有所不同。前世种什么因，今生结什么果；今生再种什么因，下辈子又结什么果。这是大公，公与不公不能只从眼前现世所见，而要看到前世也要想到来世！”

“照您的说法，我得为我那毫无所知的上辈子负责，不是也不公吗”我沉思了一会儿说：“我根本不知道我前世做了什么！”

“前世怎么样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生要为来世负责。”活佛脸上露出庄严的神色说，“最好不要有来世，今生就脱离轮

回之苦，了脱生死！”

“可是为什么是您生为活佛，而我等却不是！”我追问道。

“投胎再来对我们活佛是苦事，可不是享受。为了度众生，我们又来受这生死轮回之苦，生而为活佛只是为方便度人而已！”

接着我们又谈了些藏人的节日以及活佛转世的故事。其中我觉得很有兴趣的是，现在拉卜楞寺的掌门喇嘛第六世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被立为活佛的故事。

寻找六世活佛

第五世嘉木样在一九四七年，以三十一岁盛年忽染疾去世，圆寂前没有留下任何转世之处的讯息。到了一九四九年，拉卜楞寺召集寻找活佛转世的大会，决定先摇瓶从四个方向中卜出转世的方向，结果卜出“北”字。

为了慎重起见，乃派四组人员，分往东、西、南、北四方向去寻找在一九四七、四八猪年和鼠年生的儿童最后带回来两千多个儿童。

为了知道第五世嘉木样的转世灵童是否在找回来的儿童中，又经过大会卜算，结果却出现了“无”

拉卜楞寺的年轻和尚



字。

为了进一步得到转世灵童的讯息，又经卜算，灵童应为一九四八年鼠年生的。

大会派出了八位活佛，分四路往北寻找鼠年出生的男童。最后找回八百六十七名，再依原方式进行卜算，结果仍为“无”。

一九五一年，大会一致通过，决定请驻锡塔尔寺的班禅喇嘛卜算。班禅在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佛像前卜算过后，仍得“北方”与“鼠年”生，再卜算地点，定为青海北部，也就是通称的海北区，于是又分四路前往寻找，最后找了二百多名男童。

名单又送请班禅卜算，结果出现“有”字，于是大会一致请求班禅移驾拉卜楞寺主持卜算灵童的仪式。经过许许多多的测试，班禅终于在二百四十名儿童中选出最有可能的两位，最后再把他们的名条分别捏入面丸中，置于金瓶里，由班禅摇落一丸，启开面丸，终于决定了第六世嘉木样——他出生于青海省岗察县贡玛部落，佛名周本塔尔。

这次寻找第六世嘉木样的工作，整整进行了两年十个月之久。

我私下算了一算，第六世在我到达拉卜楞寺的时候，正好四十岁，而班禅正好五十岁，那么当年班禅主持卜算大会时，也只不过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

这位活佛知道我从事摄影和写作之后，特别带我去参观寺里著名的酥油花。

酥油花是将酥油调上各种颜色，塑造成各种人物、花卉、山水、建筑物、飞禽走兽和佛经故事图像、宫殿等，与我们的捏面人很相近，只是更精细。

西宁

夕阳西下时，我告别了这位是佛也是凡人的藏族高僧。

从甘南回到兰州，我改搭火车到青海的省会西宁。这里海拔二千四百公尺，气候十分凉爽。我到达这一天是六月十八日，气温最高摄氏二十六度，最低十八度，花园里的牡丹正盛开着，而我在六月十二日离开北京时，北京的最高温度已达摄氏三十八度。

西宁位于湟水南岸，古有湟中之称，一向为西羌所居。后来汉朝骠骑将军霍去病经略湟中，移入汉人之后，此地遂变成汉族与青海其他各族融居的地方。汉宣帝时，赵充国在此屯田并置破羌县，是为早期的开发。五胡十六国时南凉秃发乌孤据为国都，隋唐时将它收复，到了宋初又属西夏，后来又为吐蕃所据。元以后又并回中国版图，而今为青海省省会，同时也是汉、回、蒙、藏各族相互交易的最大城市，输出以羊毛、皮革为主，输入则以砖茶、布、糖、酒为多。

为了安排往青海湖、柴达木盆地的车子，我必须在西宁等两天。一天下午，我在湟中公园的凉亭与一位八十二岁的老人聊天，他是民国初年由河南逃荒来此落户的。这位河南老乡说起马

步芳的两件妙事：一为当时西宁的各种集会大多由他担任召集人，也就是主席，但他却从不发言。就是读国父遗嘱，也由秘书代念。最妙的是主席致训词也由秘书代为宣读，读完之后，他也跟着大家一起鼓掌。所以有人戏称：“马步芳颁训，自己听自己鼓掌。”

老人又谈及当年西宁的一大奇观——马步芳骑脚踏车。身高马大的马步芳常骑一辆矮小的脚踏车，左右各一人扶着把手，后面跟着三个推脚踏车的大汉。想想这画面，的确会叫人捧腹，难怪当时有人戏称此为西宁一景。

塔尔寺

来到西宁而不参访塔尔寺，那就像是登堂而不入室。

塔尔寺坐落在青海省湟中县鲁沙尔镇，此地距离西宁市只有二十六公里，是藏传佛教中黄教的六大寺之一，也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

宗喀巴并非这位西藏佛教中兴人物的本名。宗喀是藏语“湟水之滨”，巴为“人”，合起来即为“湟水滨人”之意。这位本名罗桑智华，来自湟水之滨的人在西藏出名后，藏人即以“宗喀巴”来称呼他，以后就成了他的名字。

一三七九年 明洪武十二年，宗喀巴的母亲香萨阿切在宗喀巴降生的地方修一莲花塔，从此信徒就在此礼佛，而后僧众开始以此塔为中心建立许多庙殿寺院。因这些寺院皆以“塔”为起

点，后人遂称这里为塔尔寺。

所以塔尔寺并非只是一座寺，而是一个寺庙群，里头寺院众多，占据了整个山谷。人员最多时，共住有三千多位和尚，可见其大。在我这门外汉看来，它与拉卜楞寺大同小异，寺内的神祇形貌也多狰狞，只有佛像还温和一些。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小金寺，它的屋顶是铜制贴金，据说这些屋顶每过二十年需重新贴金一次，每次两寺共需黄金五百两。

那天我爬上山坡拍摄塔尔寺，在六月的艳阳下，大小金寺的屋顶金光闪闪，令人无法逼视。看来不只佛要金装，寺也要金装。不过我想这绝非佛的本意，在那金光闪烁的背后，不知是多少信徒的血汗。

塔尔寺最引起我兴趣的，既不是那栋可供三千六百位和尚同时趺坐念经的华丽大经堂，也不是那些富可敌国的黄金与宝石，而是矗立在小金寺前的八座并不高大的白塔。这八座白塔在佛教说来，应为赞颂释迦牟尼一生八大功德的宝塔，但后来都变成当地少数民族与满清之间恩怨情结的象征。

这故事应该从雍正元年 公元一七二三年 说起。这年，受清朝册封为青海和硕亲王的达什巴图尔去世，儿子罗卜藏丹津袭爵位。但他阴谋独立，并举兵向西宁进犯，当时清廷派年羹尧、岳钟琪兵分两路拒敌。后来岳钟琪率兵四千突击毫无准备的罗卜藏丹津的大军，结果大军崩溃，罗卜藏丹津穿上女人衣服逃走，乱事遂平。

青海的鲜水

六月二十一日一早，我终于登上被昵称为“巡洋舰”的日制四轮驱动车，循青藏公路西行。同行的共有四人：一位是北京来的黄老先生，一位是美国来的潘先生，一位是向导小王，还有司机王师傅。我们准备先到青海湖游览鸟岛，然后进入柴达木盆地到格尔木市，然后在那里整补，最后越过昆仑山、唐古拉山到西藏的拉萨。

公路沿湟水西上，海拔渐升，来到海晏县海拔已是三千公尺，但见连天草原像海一般从眼前向天边展开，成群的牛羊点缀在绿色的大草原上，牧人悠闲地骑着马，剪影在碧空如洗的地平线上。向导若无其事地说：“青海草原到了！”

他无法想象我心情的激动与兴奋，更无法体会来自地狭人稠之地的我，看见这样空旷壮阔的大地，内心所涌起的感动。对他来说，那只是一大片单调、寂寞的草地而已。

青海草原是中国五大牧区之一，自古以来，即为羌人游牧之地，素有“羌人乐土”的美誉，现在仍为藏人及蒙古人游牧之处。

在青海草原的中央，也就是介于祁连山脉的大通山、日月山与青海南山之间，有一个浩瀚如海的蓝色大湖，像明镜一般镶嵌其间，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青海湖。

青海湖古代叫鲜水，又名西海、仙海，藏语称为“错温

布”，蒙古语称为“库库诺尔”，意思是“青色的湖”。

公路沿湖的北岸西行，本来青藏公路是沿南岸而行，但我们为了要去鸟岛赏鸟，因此改走较近的北路。

公路虽不宽，路面却很平，沿途可以看见许多护养公路的工人，忙着以人力来维修。我们车行甚疾，总保持一百公里以上的时速，一直到了日影偏西，才到达冈察县城。

车子刚停，忽然下起冰雹，打得车子叮咚作响。黄豆般大的冰粒在泥地上乱跳，一头母猪哇哇号叫着往一家国营店铺里钻，显然受不了这天上打下的怪雨。店员拿着一把扫帚抵挡母猪的入侵，又打又踢，但似乎比不上冰雹的威力，母猪从他胯下硬挤了进去，往里冲入昏暗的房间，惹得在店里避冰雹的人哈哈大笑，直叫着：“新娘新郎入洞房！”

听这些人的口音，分明是“外省”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有人很多是来自上海、南京，大多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时来到此地，就这样落了户，如今已是华发丛生了。

藏传佛教六大寺之一的塔尔寺



冈察县城只能算是一个迷你小镇，从街头到街尾，走路也不过十几分钟。商家没有几户，人口也少，但今天街道上却挺热闹，这并非人多，而是牲畜多。牦牛在街道上成群地走着，好像它们也懂得逛街似的，牛群的后面总有一两位骑着马的藏族牧人，在迎着日落的街道上，留下生动的剪影，很有边城的风味。问了当地人才知道，这是藏族牧人转场的季节，也就是把牲畜从过冬的低地草原，转移到高地的夏季草场去。这时候藏人会进城来采购一些补给品，像青稞、糖、火柴、布、小工具……

他们所谓的低地草原，是指海拔三千一百至三千五百公尺，至于高地草原，则是足以令多数人会得高山病的高度——海拔三千五百至四千五百公尺。

在一家公营的粮店前，聚了许多藏人以及比人多好几倍的牦牛与马匹，附近围蹲着三三两两聊天的藏人，平常在大草原上游牧，彼此难得聚首，现在见了面，话匣子一打开，可就一时关不上了。

藏妇皆着藏式盛装，进城是她们一年中难得的几个大日子，头上戴着圆绿呢帽，精致出色的长衣上，佩挂着醒目的大银饰，编织巧妙的长头发，一束一束垂在双耳后，脸孔虽然有些脏，却也掩不住双颊上冻出来的红晕。

我上前欲征求她们同意照相，却发现言语不通，这些游牧的藏族因为四处移居，根本没有机会受教育。后来他们一阵叽里咕噜，指着角落里一个正忙着装载货物的少年，示意我去找他。我

猜那少年可能读过书，便过去与他打招呼，是一位黝黑的少年，大概才十或十一岁。他有些困惑又有些腼腆，原来他所懂得的“汉语”，仅止于非常白话的少数应对话，问了半天，才知道他仅上过半年学校，然后就辍学回去帮双亲放牧讨生活了。

他把货物捆在牦牛背上，随即跳上坐骑，赶着四头庞大的牦牛扬长而去。

他虽然是个顶多十一岁的小孩子，但已经担负起一个牧人的工作。比起台湾被功课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同龄孩子，不知成熟、强健多少，甚至比起我们的大学生来，也毫不逊色。

我目送着他消失在大草原里，心中涌起无限的感触。他也许不知道电动玩具为何物，当然也没有吃过麦当劳，没喝过可乐，但他可以用石子把几十公尺外的野兔击昏，驱走野狼；他认得草原上的各种动植物，晓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由生活。

虽是节气已近夏至，但高原的清晨依然十分冷冽，温度表停在摄氏十四度，室外大概在十度左右。穿上了毛衣，我依然觉得手脚僵冻，难怪当地的蒙古人无法想象华中、华北近摄氏四十度的高温。气温一过二十五度，他们就觉得热得像火炉，而把上衣剥光了。

太阳出来不久，我们就登车西行了。半个小时后，我们折向南边，顺着青海湖的西边草原南行，一个小时就来到了布哈河，这是流入青海湖的五十几条河中最大的一条。我们离开公路，顺着河边一条土路折向东去，不久我发现飞鸟越来越多。爬上长

坡，一个拐弯，车子停了下来，一大片浩瀚如海的湖水展现在眼前，这就是青海湖，并且这个省以此湖的名字作为省名——青海省。

湖的周长大约三百六十公里，面积为四千五百八十平方公里，湖面海拔三千一百九十五公尺，为中国第一大湖，是由断层陷落而成。形成的时间大约在一百万年前，当时大通山、日月山与青海南山之间，地层断裂频频发生，周围地壳上升为山，中央上陷为盆，并逐渐积聚了从周围各山脉汇流而下的雨水及融雪，遂日渐形成大湖。

由于湖水来自四周的山脉，水由山上流下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岩石中溶出的风化盐进入湖中，经过多年累积，湖水含盐量逐渐升高，终成咸水湖。

原以为下了车必须改搭小船才能到达鸟岛，不想鸟岛竟然离我们停车之处不过两百多公尺，原来鸟岛已经与湖岸相连而成为半岛。这是由于湖水减少，使鸟岛与湖岸间的湖底露出水面。我注意新浮起的陆地，发现它显然是近十几年才浮起来的。

究其原因，主要是青海湖四周的草原受到过度的放牧，以致造成草原的破坏。每当一场暴雨，总要冲入很多泥沙，造成淤积，再加上气候干燥，降雨量远小于蒸发量，遂造成湖水的减少。据史书记载，青海湖在唐朝时，湖周尚有千余里，到了清初是八百余里，而今只剩七百里，很显然青海湖正在缩小中。

我们沿着一条沙石小路，走到一座掩蔽在小丘中的观察室里，从室中的小窗看出去，不远处是一大片栖满鸟儿、有如铺满

砾石的大地，几万只鸟儿正在那里养育下一代。鸟鸣的声音嘈杂有如工厂，许多鸟儿也不停地飞进飞出。我取出相机拍照，这是我第一次使用广角镜拍鸟，拍得真是不亦乐乎，也令我感慨万千。

我注意观察鸟的种类，发现以棕头鸥为最多，鱼鸥、斑头雁次之。

这些年来，飞临岛上的鸟儿正逐渐减少中，五六年前尚有十万只左右，逐年减少下来，今年估计不超过五万只，这当然是因为生态环境受到了破坏。

看着鸥鸟、斑头雁衬着青色的湖水以及对岸高耸入云、顶覆白雪的青海南山，展翅飞进飞出，真使我怀疑——天堂与西方净土如果没有这些飞鸟，如果没有跳跃的野兽，会是天堂吗 会是净土乐园吗

夏季市集里的牦牛群



我在同伴的声声催促下，依依不舍地离开这遍地小鸟和鸟蛋的湖滨，转往半岛的最尖端，那里有一座与岸分离的迷你山。

鸬鹚与湟鱼

迷你山上住满了鸬鹚。我从旧照片上发现，我现在驻足观鸟的地方以前也都栖满了鸬鹚，而今只剩下那小山上的部分，看来这些年中，鸬鹚也减少一半以上。

我们想了解鸟儿为什么减少，就得先知道鸟儿到底被什么吸引到这岛上来。

鸟岛的地质主要为沉积的卵石、沙粒，土层瘠薄，更因气候干燥寒冷多风，日夜温差大，冬长夏短，植物生长季节短促。只有少数禾本科和豆科生长其间，形成稀疏植被覆盖地表，这种先天条件欠佳所生长的植株十分矮小，大多为伏地的矮小植物。这个堪称荒凉的小岛，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鸟群不远千里来此繁殖下一代，可见必有它特殊的魅力。

对鸟类最具吸引力的当然是食物，这些鸟群中除了斑头雁以外，其他种类的鸟均以鱼为食，所以它的魅力是来自湖中的鱼。原来湖中产湟鱼，又名无鳞鱼，它的数量极多，提供了鸟儿们丰富的食物。

但是近年湟鱼却显著减少，主要是因为过度的捞捕，究其原因也与“文革”有关。青海湖一带素来就是游牧之地，藏人是一个绝不食鱼的民族，后来蒙人虽也加入游牧，蒙人也不食鱼。一

直到“文革”期间，来了不少“上山下乡”、“开发边疆”、“下放”的人，这些人立刻被湖中的美食迷住，不但三餐食鱼，也开始大规模捕捞，往中原出售。就这样二十年下来，湟鱼减少了，大鱼更是难得一见，大鱼少了，鱼苗当然也少了，鸟儿因为食物的锐减，于是多迁往别处去了。

当地政府在一九八六年宣布青海湖封湖，禁止捕鱼三年，希望能挽救湟鱼减少的速度。

那天我在布哈河边发现很多死鱼，我原以为是受到污染，后来一个在河中抓鱼当晚餐的人告诉我，这些鱼是被呛死的，原来前两天下了一场暴雨，由于草原过度放牧，造成水土流失，结果河水混浊不堪，使得这些惯于生活在清水中的鱼儿被呛死。

那工人抓鱼的情形，看了令人手痒，他卷起裤管在半浊的布哈河中，用手在水里摸，一会儿，他轻轻捧起一条湟鱼，然后迅速地往草地上丢。他的“爱人”也就是妻子，正等在那里，她看了一眼，然后用脚将鱼一撩，把鱼撩回河里，同时努着嘴叫道：“太小了！”

我看那条鱼至少有一尺半左右，但她却嫌小。

那工人耸耸肩又弯身河里去摸，过了几分钟后，他又用同样手法把一条湟鱼丢到岸边的草地上，这回女人笑了，这条鱼大概有两尺多长。

当然这样“混水摸鱼”的机会并不多，其他水清的日子就得凭点真功夫了。

茶卡盐湖

我们的车子绕过了青海湖西边，在黑马河小镇又接上了青藏公路，在此我们折向西朝柴达木盆地挺进。车过大水桥后，开始爬越海拔四千公尺的象鼻山，此时山顶竟然飘着稀稀疏疏的雪花。六月飘雪着实不可思议，若非亲见，还真叫人难以相信。

下了象鼻山，我们正式进入柴达木盆地。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柴达木盆地处于中亚荒漠和西藏高原荒漠的中间过渡地带，由三条四千至六千公尺高的大山脉环抱而成。阿尔金山脉在盆地西缘，祁连山由西北向东南延伸，与自西向东的昆仑山脉在盆地东缘的日月山会合，它的面积有台湾省的六倍，海拔介于二千七百至三千一百公尺之间，是一个典型的高原荒漠盆地，也是中国十大内陆盆地之一。

下午四点，车抵盆地最东边的小镇——茶卡。这个小镇的得名与存在完全是因为附近的一个茶卡湖，“茶卡”是蒙古文“盐”的意思，茶卡湖也就是盐湖，目前湖边有一座规模颇大的盐厂。事实上，几千年来，附近的少数民族皆来此采盐。明清蒙古人入居盆地之后，也每年定期来取盐，并于每年的农历五月十五日，聚集茶卡湖，湖边有一座大石垛，蒙人呼之为“鄂博”，牧人就在这儿举行祭湖，感谢此湖产如此丰富的盐供他们食用，时至今日，祭湖仍然每年举行。

少数民族对于大自然的赐予始终存着感激与珍惜的心情。以兰屿的雅美人为例，每年的飞鱼祭仍然如此地虔诚隆重，而且一过了特定的日子，就不再捕飞鱼，好让飞鱼能恢复族群。这种对自然资源的珍惜与感谢，是人类最基本也应该具有的态度，可是我们这些自认为文明的现代社会，对大自然却反而粗鲁、短视、自私，甚至达到野蛮与残暴的程度。

我们住进了盐厂的招待所，这个招待所很有地方味道，它的厕所尤值一提。厕所离招待所约五六十公尺，是一座颇大的土造长形房子，内部以一道一人高的土墙分成两半，一半为男厕，一半为女厕。每边各有十个并排却没有隔间的毛坑。当它客满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场面——一排人蹲在毛坑上各自努力，毫不逊于公共食堂里，有的闭着眼、口中悠悠吐着烟，一副快乐赛神仙的表情；有的愁眉苦脸，有的咬牙切齿，有的跟邻位的“同志”窃窃私语，时而在语声中传来炸弹开花的声音……这些情趣绝不是西式抽水马桶享受得到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茶卡盐厂厂长向导下，前往盐湖参观。厂长名叫才仁东智，是一位蒙族同胞。

茶卡湖上望去尽是耀眼的白色，初见者总会误以为是湖上结了冰，其实那是厚盐。我们搭乘运盐的小火车到湖上去参观采盐，铁路的路基全是由盐粒堆积而成，造在湖中的盐层上，盐层有五公尺厚，底下则是湖水。

采盐的方法颇为简单，首先从盐层表面向下凿一个小洞，将

炸药放进去引爆，把附近的盐块震碎，再用机器抽取至小火车上，运到盐厂去处理。如果是作为化学工业原料，则直接装袋运出，如果是食用盐，则必须经水洗，使之成为洁白的食盐。

茶卡湖的面积有一百零五平方公里，盐储量达五亿吨，目前每年采盐量为五百万吨，预计可以采一百年。

会唱歌的荒漠

近午时分，我们离开了茶卡，由青藏公路沿着柴达木盆地南缘向西南行，气候明显地比先前干燥，植物稀疏，景色也荒凉起来。青海草原上到处可见的牦牛、绵羊，进入盆地后就少见了，过了茶卡镇，就完全绝了迹，此时出现的是耐旱动物——骆驼和山羊。

车子飞快地在单调的大地上前进，左边是不毛的连绵山脉，右边是一望无际的平坦盆地，一成不变的风光，使得同行的伙伴



茶卡盐山

皆沉沉入睡，他们只有在我要求司机停车让我下车拍照时，才偶尔半睁开眼，半睡半醒地朝窗外瞄一眼，遇有好风景或者成群的骆驼时，他们才会猛然醒来，也下车拍张纪念照。

六月正是骆驼换毛的季节，因此所有的骆驼身上都东悬一撮、西挂一堆脏乱的旧长毛，好像患了皮肤病似的，难看极了。

当我走向骆驼群时，其中好奇心特别重的骆驼会缓步向我靠近，然后高举着头，目不转睛地瞪着我的镜头，好像它们也喜欢被拍照。

车子越向西行，植物越稀疏，成为荒漠景象。荒漠对一般人来说，的确单调沉寂，但对我这十几年来从事大自然观察与摄影的人来说，荒漠却另有一种丰富与多彩多姿的面貌；植物虽然不多，但每一棵都叫我感动不已，它们全都是植物世界中生命最韧、求生本领最强的“蓝波”——能忍耐极度的干旱，可以抵抗数月不间断的狂风，可以熬过近半年摄氏零下十几二十度的寒冷，还能在含盐颇浓的荒瘠咸土中求得延续生命所需的养料。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这些了不起的植物却一样能够在这短暂的夏季里，开出可贵的花朵，为这荒寂的大地，平添一丝繁华与闹意。

下午三点半，我发现前面荒凉的风景中突然出现了一片绿意，原来是我们今夜歇脚的地方——都兰镇到了。

都兰镇虽是都兰县的县治，但仍然是一个小镇，人口不过三

千，是个蒙、藏、回、汉混居的边城，以蒙、藏两族占大多数。

都兰县辖内多山，一般较为温暖，蒙族人觉得较邻近地区为“热”，因此取名“都兰”，意思就是热。不过，当我们用闽南话说“今天很‘都兰’”时，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县城原名叫察汗乌苏，意为白水，因为有一条从昆仑山支脉融雪汇聚而成的河流流经城里。由于河流落差大、水流急而呈白色，因此此城被称为“察汗乌苏”——白城镇。

后来察汗乌苏人口渐多，物产渐丰，市集扩大而成为都兰县的县治所在地，从此直呼“都兰”，成了它的新名。但我仍喜欢它的旧名，旧地名可以意会出它的开发史或者地理特色。

车子一出了杨树掩映的察汗乌苏镇，景色就越来越荒凉。一望无际的平坦大漠，像一片连天的瀚海，地面铺满了大小的石砾，这种地形正是典型的“戈壁”，蒙古语“戈壁”就是石砾的意思。

由于严苛的生存条件，荒漠中野生动植物相当稀少，使得荒漠成为一片死寂的世界。尤其是在夏季的夜晚，这种绝对的寂静，使得早已习惯台湾噪音和污染的我，反而感到不习惯，好像少了什么似的。

我在察汗乌苏遇到几个从香港来的年轻游客，其中一位说此地的夜晚简直“寂静得可怕”，而另一位说：“静得让人受不了！”他们都表示，必须戴上随身听才能入睡。

不过荒漠也并非一直寂静无语，有时刮起横扫广阔荒漠的干

风，往往会发出各种奇异甚至恐怖的呼啸声或呻吟声。一位“文革”期间被下放到柴达木盆地，滞留内地的台湾省人罗朋先生告诉我：“有时阵风像高歌似地，一路唱过荒漠。”大概就是这种如歌的风声，产生了“会唱歌的荒漠”的神秘传说。

十二世纪时，马可波罗曾描述中国西北荒漠发出的声音，就像“许多乐器的合奏旋律”；这里的蒙族牧人也告诉我，风暴吹过，就像一群咆哮奔跑的野牛。

荒漠的天气也令人难以捉摸，我们离开察汗乌苏的早晨是晴空万里，一路上阳光普照。但一过中午，天空就渐渐罩上了团团云块，许多小龙卷风在广袤的荒漠上移动着，然后开始刮起了干燥风，风力也渐渐增强，许多沙子开始贴着地面移动，像水一般流动着，在它流过青藏公路的沥青路面时，“流沙”看得格外清楚。

渐渐干风转烈，滚滚黄沙随之扬起，于是一场荒漠风暴开始了。沙尘像烟雾一样弥漫整个大地，飞沙走石击得人浑身发疼，呼吸也觉得困难起来。

如果只刮干风而没有风暴，就可能下雨，这时云层变得很低很低，不久，在一阵大风开道下，雨来了。雨滴大大的，却稀稀疏疏。如果雨滴打在地上不散反而四处乱跳，这是在下冰雹，如果冰雹再粗一点，就会伤及人畜与庄稼，去年甘肃下了一场网球一般大的冰雹，结果打死了两千多头绵羊。

一年中难得有一两场大雨，在荒漠上，常出现那种云降雨落的情景，但雨点却落不到地面，因为雨滴不够大，往往在落到地面以前就被干燥的空气吸干了。

绿洲

广大的柴达木盆地里，大部分是一望无际、不见人烟的荒漠，仅有的少许居民多集中在少数的几个绿洲里。这些绿洲分布在四周边缘近山脉的地方，几乎与四周的山脉都保持大致同等的距离，大约四至八公里左右，为什么会有这样奇妙的现象呢

四周山脉的表层岩风化崩解后，被间歇性洪水冲入盆地，形成山前洪积平原，这是一种堆积型的戈壁，由于洪积平原上部为砾石层，因此源自山地的融雪，一进入盆地，立即潜入戈壁，成为伏流，一直要流过这片地区到达地表岩石组成较细致的地区，水流才会再度涌出地表，而成为灌溉水，同时该地的地质也较适于植物的生长，于是在伏流涌出的地段形成了绿洲。

由于融雪汇集的量必须达到一定程度，才足够灌溉而成绿洲，因此绿洲与绿洲间距离都相当远，大约在一百至一百五十公里左右。例如，茶卡到察汗乌苏为一百四十公里，香日德到诺木洪为一百五十公里，诺木洪到格尔木为一百四十四公里。

在往格尔木市的路上，我们顺道进入诺木洪绿洲访问，这是一个新绿洲，一九六〇年才陆续开发，至今面积已达六万公亩。

诺木洪蒙语意为“好地方”。的确，这是个好地方——高大

浓密的杨树夹道生长，把道路掩映得有如隧道一般，田野中则生长着绿油油的小麦，以及开着黄澄澄小花的大片油菜。绿洲里盎然的绿意与绿洲外荒寂的秃山，形成强烈而有趣的对比。

绿洲为荒漠所包围，因此当荒漠刮起风暴时，风沙依然很大，杨树摇摇晃晃，发出阵阵海涛般的巨响，沙粒有如细雨落下。由于多年来诺木洪四周进行固沙工作，目前落在绿洲里的沙，有越来越细、越来越少的趋势。据一位管理员说，绿洲成立之初，沙粒常把一些顽皮的孩子打得又哭又号地逃入屋里。

目前诺木洪的粮食不但可自给自足，还有余粮输出，每年更有不少猪只销往西宁。此外，它出产的枸杞又大又红，一般称之为柴杞，年产量多达一万八千多公斤，悉数销往日本。

绿洲固然是一个可爱的好地方，但在温暖的夏季里，却有一



荒漠风暴

种热情的生物让我们这些外来客大呼受不了，那就是蚊子。这里的树林或枸杞园中有一种凶恶的大蚊子，成群有如神风特攻队一般，不畏死地朝人围攻。它们动作不快，很容易被打死，但它们数量奇多，源源不绝地朝人身上落下来，一触及皮肤就立即叮咬，只要反应慢了半秒，或者动作不够敏捷，来不及照顾身体上每个露出的部分，就立刻中奖，弄得我们歇斯底里似地猛烈挥手跺脚，又抓又打、又跑又跳，却不免烙下了许多红肿的纪念章。

盐巴大地

我们终于抵达格尔木市，这个柴达木盆地最大城只有六万多居民，不过是台湾省一个镇大小的地方。它是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辖市，自古以来是两条重要古道的交会处。一条是由甘肃兰州经青海西宁，越青海草原，入柴达木盆地，经格尔木、穿过柴达木到大陆的西部边陲；另一条则是由河西走廊经敦煌向南，穿过柴达木盆地，经格尔木到西藏的那曲和拉萨，如今这两条古道都已拓宽成现代化的公路了。

格尔木是蒙语“河流汇集之地”的意思，它的南边紧邻终年覆雪的昆仑山，所以水源相当丰富，历来一直是牧业地区，有藏族、蒙族、哈萨克族在这一带游牧，人口向来不多，但自从一九六〇年在格尔木附近发现了丰富的煤、石油、盐矿后，这里就发展成为新兴的工业都市。

格尔木的转变正可以说明柴达木盆地的转变。这自古以来只

能放牧的边陲高地，因为地底下的矿藏陆续被发现，一下子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我常想，上帝对自然资源的分配是相当公平的，在中东最贫困的沙漠底下，蕴藏了大量的石油；在贫瘠的山西黄土高原下，藏着丰富的高级煤炭……

柴达木盆地的矿藏资源有石油、煤、铅、锌、金、石棉、硼、镁、锂、溴、碘……等三十几种之多。其中多项占全中国储藏量的第一或第二位，这样丰富的矿藏使得柴达木盆地被称为“现代的聚宝盆”。

在这个聚宝盆中，最受世人称羡的宝藏，仍然是来自众多而又广大的盐湖，其中最著名的盐湖是在格尔木北边六十公里的察尔汗盐湖。

到达格尔木的第二天，我们便动身前往察尔汗盐湖参观。我们沿着拓宽的敦煌古道向北前进，离公路不远就是一条并行的铁路，这是在发现矿藏后兴建的，一方面是运送矿产，一方面是国防战略铁路，它直通西宁、兰州，日后将接往西藏，但目前有一段铁路的架设尚有技术上的难题而无法施工。

出格尔木市不过二十几公里时，陪我们前往的向导突然要我注意窗外景物的变化。

我观察了半晌，风景依然是一望无际的荒野，那种看久了令人疲倦的荒野。不过我逐渐发现荒漠中的灌木丛越来越稀疏，偶尔在较低洼的地方才有芦苇出现，然后灌木丛消失了，芦苇却多了起来，过了几里路之后，芦苇也消失了。

“我们已经在察尔汗盐湖上了！”向导望着窗外单调的大地说。

窗外是一片寸草不生、无边无际、空旷平坦如海洋一般的荒漠。

“在哪里”我东张西望地瞧来瞧去，想对照一下茶卡盐湖留在我脑中的印象。在我想象中，既然同是盐湖，景致必然相差不多，只是大小不同罢了，但极目张望，除了连天的土灰色大地外，我没见到任何东西，更别说盐湖了。

我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向导。

“事实上，我们的车子正行驶在察尔汗盐湖上，你不信吧”向导神秘地笑着说。

“盐湖上 别开我玩笑！”我半信半疑地回答，“我可没见到盐湖，我只看到一眼望不完的不毛荒地而已！”

“正是，这一眼望不完的不毛荒地就是察尔汗盐湖啊！”向导得意地说，“这一大片荒地可不是沙土构成的，而是百分之百的盐巴结成的！”

“你在说笑”我狐疑地看他一眼。

“是这样的，”向导笑着说，“在古代，现在我们所看见的大地全是一片汪洋的咸水，由于天气十分干旱，湖水不断地蒸发，经过百万年后，湖水渐干，而盐巴不断凝结，最后结成了一层厚达两公尺左右的盐层，覆盖在湖水上，称为盐壳。现在我们看见的大地就是盐湖上的盐壳。”

我请司机停车，让我下去仔细看看这盐巴大地。地面非常坚硬，细看它的质地，的确是一种结晶体，我捡取一小粒结晶入口尝尝，又咸又苦。但我仍然觉得奇怪，为什么它不是白色而是土灰色

向导告诉我，这大片盐壳已经有好几十万年的历史，在这么悠久的岁月中，受到荒漠刮来的尘土染色而变成土灰色。

从我立足的地方往前看，是一条笔直的公路，伸向远方朦胧的地平线。这条公路有四十几公里完全以盐巴建筑在盐壳上。因为公路跨过盐湖，也等于是桥，一条盐桥，所以当地人昵称它为万丈盐桥。

人类不但在察尔汗盐湖的盐壳上建公路、筑铁路、盖房子，还在上面建工厂，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因为在那盐壳下，是深深的湖水啊！

察尔汗是蒙语“盐泽”的意思，它的面积广达五千八百五十六平方公里，其中露出湖水的面积仅有三百多平方公里。

整个察尔汗盐湖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矿场，它的矿体以固体和液体两种形式存在。固体矿中，含有钾盐、镁盐和钠盐，液体矿则分为晶间卤水、孔隙卤水及地表卤水，卤水中含有钾、镁、锂、硼、溴、碘等。

据调查估计，察尔汗盐湖的主要矿藏储量如下——氯化钾一亿五千万吨，氯化钠四百二十六亿吨，氯化镁十六亿吨，而以氯化钾为最珍贵，因为它是农业肥料三要素之一，目前大陆氯化

钾奇缺，每年得进口一百万吨，察尔汗盐湖的氯化钾遂成为大陆农业未来的希望。

目前察尔汗盐湖上建有年产三十万吨的钾肥厂，另外计划要建造年产一百万吨的新厂。

我们参观了工厂、蒸发池等设施，在归途中，向导要我走入一片盐漠中留下一个脚印。他说，这将是那里的第一个脚印，因为盐漠自古以来是一片死地，我将是第一个在那小块盐壳上留下足迹的人类，虽不能与阿姆斯壮登陆月球留下的足迹相比，但总算是个第一了。

到昆仑山口一游

我们的旅行计划原本是走青藏公路到西藏，中间约有四百多公里是走在海拔四千四百至五千三百公尺之间，这样高海拔的地区，使得大部分的平地人得了高山病，而且对许多人来说，是到达一种危险的状态了。曾有一位日本老太太在到达西藏不久后就因高山病而去世。

因为有这种顾忌，格尔木的医生禁止同行的黄老先生走青藏公路到拉萨，因为黄先生装有心律调节器，怕他在中途出事。双方虽经过多次协商，仍不得要领，我和潘先生更是失望透顶，但得不到当地的协助，我们又无法通过那最艰险的公路，车子、汽油问题都无法克服，最后我们只好做退而求其次的要求，到昆仑山口一游。他们答应了。



察尔汗盐湖上的盐渠

青藏公路从西
宁起一路朝
西，到了
格尔木
之后转
向南方。

我们离开格尔

木南去，不久就进入

山区，公路沿着格尔木河谷前进，格尔木河是由昆仑山的融雪汇聚而成，河水奇冷。

青藏公路越爬越高，我们终于看见了宏伟的昆仑山脉雄浑地矗立在眼前，白雪皑皑，令人不敢逼视，这座中国地理上的赫赫名山、武侠小说上充满传奇的山脉，就这样千真万确地横在眼前，真叫我难以置信，一时间还是无法将它与我想象中的昆仑山合而为一。

公路沿着河谷一路上升，四千、四千二、四千五……气温越来越低，冰冷的寒风在这盛暑七月的近午时分，依然令人发抖。地上的植物也越来越矮，最后变成贴着地面生长的垫地植物，也惟有这样，它们才能减少冰风的吹袭，减缓温度的丧失，并可以从地面吸收土壤的温度。

这些看来渺小却坚强的贴地植物，在这高寒地区短暂的盛夏里，纷纷绽放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美艳花朵，例如开着雪白色花瓣

的点地梅、蔚蓝色的绿绒蒿、紫色的冰川棘豆、嫣红的穗花大黄、金黄色的藏玄参……

中午，我们抵达了昆仑山口。这里标高海拔四千七百六十七公尺，空气非常稀薄，每个人都觉得呼吸有些困难。我缓步走上四千八百五十公尺的地方，但觉每走一步，就如同平地疾跑几十公尺般的气喘，而迎面刺骨的冰风，更是吹得人浑身发疼。

从昆仑山口往南再走八百多公里就可以到拉萨，中间有四百多公里是在海拔四千五百公尺以上爬行，是一般旅客望而生畏的艰苦行程。这段路是有名的冻土地区，每年只在夏季七八月，表层冻土会解冻一两公尺，这情形造成了架设铁路的困难，以致青藏铁路架设到格尔木之后，迟迟未再往南续建。

为了顾及黄老先生的安全，我们只好遗憾万分，情虽愿而心有不甘地回转格尔木了。

从格尔木回头走青藏公路，重经来时路，虽无兴致全失，却有些意兴阑珊，幸好来到青海湖后是循南边公路，而不是来时的北边路。这南边的一段正是唐朝时著名的唐蕃古道的一部分，沿路有很多与文成公主有关的地名与传说，显现出汉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心绪与交流。

过黑马河不久，我们到了倒淌河，这条河虽小，却颇有名气，传说当年文成公主来到这高原上，眼见前面是茫茫大地，自知此去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中土，不禁泪如雨下，竟汇聚成河。而它与其他河最大的区别是，众河皆往东流，独此河往西流，因此

被称为倒淌河，这当然是附会了文成公主和番的故事。若从地形上来看，它一点也不稀奇，因为东边有一座南北走向的日月山，而两侧的水向较低处的青海湖流去，自然成了向西流。

日月山是青海高原最东边的山岭。海拔三千四百五十二公尺，由此向东海拔渐减，到西宁减到二千三百公尺。日月山是一道分水岭，同时也是农牧分界线，以西是牧区，以东是农区，因此历来也是游牧民族与从事农耕的汉民族交往之地。

当年此山岭原名为赤岭，后来汉人根据传说改名为日月山。话说文成公主西行来到唐蕃分界的赤岭，取出唐太宗赠送的日月宝镜，从镜中看到长安的亲人，一时激动痛哭，将日月宝镜失手掉落，摔得粉碎。后人因文成公主在此失去日月宝镜，遂改名日月山。

日月山虽非大山，历史上却有几十万战士在此葬身。我走上一个岭顶，这里建有一座藏族祭神的鄂博，向导小王说这里曾有过几十次攻守战役，唐蕃战士在此死了数万人。这些战士的尸体堆

日月山上的日月亭

积起来，比这小山岭还高。由此我们才能体

会和亲原来是一项了不起的政治

手段，往往胜过

几十万大军的

力量。稍读

历史即知，



唐朝有不少公主和亲，而她们都产生了扭转历史的影响力。

翻过日月山，青藏公路一路向东下坡，公路两边的农地一片绿意盎然，菜花飘香，杨树越来越密、越高。我们将到西宁，再搭火车到兰州，然后搭飞机到四川成都，再转往西藏的拉萨，继续我未竟的青藏高原之旅。

西游记



海拔降到四千米时 ,路旁的野花变得惹眼起来 ,
冷杉也长得更高大 ,小村庄出现了 ,
就在那湍急发白的溪流弯处 ,
正转黄的麦田恬静地铺展在绿色的山谷中.....
如果地球上 有香格里拉 ,那么一定是这里了。

蜀犬吠日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我从昆仑山口回头，又风尘仆仆地花了三天的时间重新穿越柴达木盆地，于第四天下午抵达兰州，在六月的最后一天搭机飞到成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买到七月二日飞往拉萨的机票。

成都的天气一直是阴沉沉，这对于爱照相的我来说，真是扫兴无比。问了一个久滞成都的台湾客家乡亲冯炎火先生，有关太阳何时可见，他告诉我蜀犬吠日的故事：

成都一带，几乎终年罩着云雾，除了秋天几个天高气爽的日子外，难得有几天能见到太阳。很多小狗在春天生下来，一直到秋天已差不多长大了，却不曾见过日头。秋天里，有一天早晨太阳露脸照耀，金光万丈，这些没见过太阳的青少年狗，为之大惊失色，纷纷对着这陌生而又夺目的太阳猛吠不停，“蜀犬吠日”就成了非常出名的一句形容四川天气的话。

小狗无知而吠日，但我们几千年来不也一直相信“天狗食月”因此每当发生月食的时候，人们都要敲锣打鼓以便将天狗惊走，使它把吞下去的月亮吐出来，这不也是一种“吠日”吗？小时候我也这样敲过盆子，回想起来，当时的我一定也像蜀犬一样好玩。

七月二日一早，我赶到成都机场，虽然天色极端阴沉，甚至还偶尔飘下细细的雨丝，但我的兴致很高，只要搭上飞机，一个

半小时后，我就到达西藏了。

但是今早拉萨下起大雨，原本七点半要起飞的飞机便一延再延，窄小的成都机场候机室挤满了吞云吐雾的旅客，把那冷气开放而门窗封闭的小候机室，变成了农业上熏蒸害虫的毒气室，墙上明明白白写着“禁止吸烟”。为了免于像害虫那样被熏死，我拼命挤到被铁钉封死的窗子边，用一张纸卷成一个管子，然后从一个小小的窗玻璃破洞中向外伸出我的“求生管”，我借它吸取外头的新鲜空气，像潜水似的，靠着纸管子维持我的生命时间竟长达三个小时。

登机时已是十一点，我浑身烟臭、精神委顿、脑涨头笨。

我在大陆旅行两个月，吸入的二手烟，比我半辈子来吸的还多，我真为烟客们担心，今日借香烟获得的快意，他日恐将由健康与病痛来付出代价。

拉萨，我来了！

大约在十二三年前，我无意中读到了张之杰先生精心翻译的一本书——《世界屋脊》，从此我就被西藏迷住了。

十几年来，我到过许多遥远的蛮荒丛林去探险旅行，但西藏一直是我最向往的地区之一，无论是杂志或书本，只要有关西藏的，我总是把它收集下来。可惜这些资料百分之九十九是外国人写的，而外国人对于西藏的了解，总是隔着层雾似的。他们对于西藏的历史有误解与偏见，对于西藏的宗教与文化，因东西方文

化及宗教上的差异，又觉得神秘与不可思议。许多年来，我一直期待有朝一日，能亲临这个世人称为世界屋脊的高原。而此刻我坐在飞往拉萨的飞机上，内心的兴奋感慨可想而知。

十二点半，飞机突然稍微下降穿过云层，我从窗口看出去，发现飞机是飞在大山谷中，两边的山高高地在这飞机的上方。往下一瞧，山谷底下是一条大河，我一眼看出这正是雅鲁藏布江，西藏最大的河。

飞机慢慢下降，最后几乎就贴着河面飞行，然后才降落在河边的机场上，这也是西藏惟一的机场——贡嘎机场。

下了飞机，一位在拉萨工作的金先生来接我，他是我在成都朋友的好友，在拉萨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在我脖子上挂一条白色的长巾，表示欢迎与敬意，这就是西藏人用来向人致敬用的——哈达。

由哈达的长短可以得知被赠者的地位，像献给达赖喇嘛的就是最长的，达九尺之长，而一般平民不过三四尺，我得到约六尺的哈达，这当然是沾了朋友的光。

按藏人的礼节，我也该回赠哈达，但我来自漠地，毫无准备，也就免了，而以其他礼物代替。

贡嘎机场离拉萨市尚有九十几公里，是全中国离市区最远的机场，第二远的是兰州机场，有七十五公里之遥，这两个机场在三日之内都叫我遇上了，也算是有趣。

车沿雅鲁藏布江西行，再转东北沿拉萨河谷朝拉萨市前进。

四周的山全是光秃秃的石山，只有河谷边有些草木绿意，景色颇为荒凉壮丽，我觉得风景十分熟悉，想是西藏图片看多了。

一个半小时后，山谷豁然开阔，我终于遥遥望见了那矗立在小山上、白墙金顶的布达拉宫，它等于是西藏的标志。

多少年来，我看过不下几百张的照片，现在它远远地出现在我眼前，我禁不住一阵激动，在心中大声嘶喊着：“拉萨！我来了，西藏，我终于来了！”

布达拉宫

“拉萨”在藏语的意思是“圣地”，公元七世纪时，第一位统一西藏的藏王松赞干布在此建城，从此拉萨成为西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拉萨市位于拉萨河畔，海拔三千六百七十公尺，比台湾的奇莱山还要高一点，如此高的海拔，难怪许多平地人一到此地都得了高山病，轻则晕眩、头痛、气喘，重则头疼欲裂、呕吐，甚至休克、死亡，我因常上高山，在此之前已在海拔三千公尺的柴达木盆地游荡了十几天，所以还能适应。

曾经有许多外来旅客就这样死于拉萨，好几年前，有一位瑞

士老妇在拉萨心脏病发过世，公安人员在她的旅行袋中，找到了她的遗嘱：“我自知可能就此长眠拉萨，但



经幡处处的布达拉宫远景

能死在这一生梦寐以求去一游的地方，死而无憾！”

西藏的迷人由此小故事可见一斑。

我漫步在拉萨城里，但脚步却不由自主地朝城里最宏伟高耸的建筑物走去，那就是布达拉宫，它耸立在一座小丘上，从拉萨城的任何角落都可以望见这座壮观、出色的宫殿。

布达拉在藏文原意为“孤峰”，它在拉萨城里孤立着，真有孤峰之感，至于布达拉宫据说也是松赞干布建的，算来年岁也有一千三百多年了，不过昔日并没有如此壮丽，今日所见是公元一六四五年时达赖五世扩建的。自古布达拉宫是藏王所居之殿，后来成为达赖喇嘛居住及办公的地方，也是西藏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地。

我来到布达拉宫山脚前的广场上，正好有人在打篮球，我一时手痒，很想试试在海拔三千六百公尺的高地上打篮球是个什么滋味。

依照过去的经验，我久未打篮球，投篮的力道一定不足，可是在这高原上，我竟然轻松地就把球投入，接着我运球上篮，意外地发现我跳得好高，后来我试试自己的弹力，手指竟然可以触及篮圈，这可是我的第一次，显然地，这里离地心比平地远了三千米多，地心引力变小了，我也变得身轻如燕！

从布达拉宫宏伟的外表看来，我想象内部的殿堂也一定宏大无比，可是在我第二天早上进去参观时，却全然背离我的想象，宫里的隔间大小、密密麻麻，而且各房间彼此高低参差不

齐，通道更是高高低低、曲曲折折而又昏暗无比，只有在大曲大折之处，才有一盏如豆般的油灯火。

走在布达拉宫的通道上，那感觉就像在钻一个庞大无比的蚁窝，如果不是有人带路，我想不要几个转折就迷路了。

据说这里共有两千多间殿堂室房，我不怀疑它的数目字，倒是好奇他们怎样来计算这么复杂的隔间。

我们参观的路线大多是佛堂经堂，其内几乎都充斥着各种神佛的塑像、雕像。由于光线很暗，我只好借助手电筒，有时光束里出现的是庄严的佛像，有时是一个狰狞恐怖的怒目金刚，此景往往让人心惊胆战。

当我看见造型特殊的神像，很想拍摄下来，但带领参观的两个人一直强调严禁拍照，即使不使用闪光灯也不行，否则要罚款。

起初，我还强忍着拍照的欲望，但随着一尊尊造型精美的雕像消失在身后的幽暗中，我再也按捺不住，灵机一动，问领队的藏人，拍照要罚多少钱

“拍一张，罚人民币五元！”他说。

“好！你就罚吧！”

“咔嚓！”

“五元！”

“咔嚓！”

“十元！”

“卡嚓！”

“……十五元。”

昏暗幽静的堂中，响起相机和数钱的声音，但数目字增加时，他的速度显然慢了下来，大概是他的算术不怎么好，数字超过他的手指头加脚指头之后就不太灵光了。

“这样好了，”我说：“我们整批罚好了，我交一百元人民币，我一面走一面随意拍，这样你就不必数了！”

“好！”他爽快地答道。

不过之后我反而很少拍了，因为光线暗，即使用长时间曝光，效果也不佳。如果用闪光灯，闪光多了又会破坏神像表层的颜色，我不忍使用。

本来所谓禁止拍照，是指禁止以闪光灯拍照，不用闪光灯的拍照法，一点也不影响古迹。

在布达拉宫的深处，如隧道般的殿堂蜿蜒前进，尽是看不完的佛像，以及好多好多黄金打造的法器，和镶嵌其上的无数宝石。

最后过了一道门，眼前突然一亮，我已到达金光闪闪的顶层，铺着黄金的屋顶，在高原夏日的阳光照耀下，亮得我睁不开眼……

大昭寺

大昭寺位于拉萨的市中心，几乎拉萨城的每一条大道都可以

通抵这里，它不如布达拉宫高耸宏伟，但它对于西藏的重要却不逊于布达拉宫。

大昭意为大寺，“昭”为藏语“寺庙”之意。它建于一千三百年前，据说是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为了保存文成公主自中土携入的释迦牟尼佛像所建。后来曾经数次修建，而在达赖五世时，更大事整修扩建，方有今日规模。

由于历史与政治的原因，长久以来，大昭寺被视为藏传佛教徒朝圣的目的地。许多蒙古、青海、甘肃、西藏，甚至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的佛教徒，都不辞千山万水，长途跋涉到拉萨来，就是为了到大昭寺朝拜。有些虔诚的信徒匍身大拜地翻山越岭，一路拜到大昭寺来，有的耗去数月，有的费时数年之久才到达；而有的永远也没有到达，因为他们在半途中就死了。

我在拉萨听到许多朝圣的故事，对许多没有宗教信仰或信仰不坚的人来说，藏人的朝圣真是不可思议。许多住在藏北高原上的牧人，可以从藏北赶一群羊，经个把月抵达拉萨，把羊群卖了，然后将全部的钱财捐献给大昭寺，以致最后饿死在归途上。

我谨慎地穿过那些五体投地在大昭寺前祈祷的人群，才得以进入大昭寺，寺里的佛像并不特别，但它神圣的象征意义，对藏传佛教徒却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西藏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全在这里呈现。

围着大昭寺四周的街道就是著名的八角街，几



大昭寺前的小贩

乎所有的香客总要依顺时针方向沿着八角街不断地念着：“嘛呢叭弥！”

我也加入绕行八角街的人群中，这天香客奇多，可以从穿着上分出外地人来，最显眼的要算是从昌都来的年轻人，他们十分高大，头发上系有红丝，宽大的衣服披在身上，两管长大的袖子在身旁摆动，煞是威风英俊。

八角街上的两旁有不少店铺，大多卖纪念品或杂货之类，大昭寺前的大广场则有很多小贩，大多数为年轻的藏妇，手上提着许多项链、手镯之类的手工艺品，她们懂得几个交易所需的英文单字，尤其是数目字，但令我吃惊的是，她们却不大懂汉语。

当她们向我兜售时，我故意不说英文而说汉语，她们只会说：“叔叔！买！”她们只要遇到男性汉人，一律称叔叔，后来我遇见一个通晓普通话的藏妇小贩，我说：“怎么可以不管老少都喊叔叔，这样我不成了老头了吗？”

她吃吃地笑了起来说：“有老叔叔、年轻叔叔，你是年轻叔叔！”

羊八井

天未亮，我就离开了拉萨，朝西北走青藏公路往后藏出发。气温相当低，总在摄氏十度以下，前一晚拉萨下了雨，四周的高山则下了雪，在曙光中，我可以看清公路两旁山肩上都覆着一层薄薄的白雪，原来六月雪就稀奇，昨夜下的七月雪更弥足珍贵

了。

车沿着谷地前进，这里是美丽的藏南纵谷农业区之一，青稞、油菜以及少数的蔬菜是主要的农作物。一个半小时后，车抵羊八井。

羊八井在交通位置上颇具重要性，青藏公路与后藏通往拉萨的公路在此交会，而这里又储存了丰富的地热，目前设有地热研究站，研究如何把地热应用在农业上。

但是，使羊八井闻名于世的却是它的地质，因为它透露了青藏高原的许多秘密。

地质学家研究发现，青藏高原的隆起，不过是五千万年前，也就是在上新世末至更新世才强烈隆起，而成为现今平均高度超过海拔四千公尺的世界最高的高原，它也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巨地貌单元。

青藏高原为何会隆起 其速度与高度又何以如此之甚呢

地质学家最近在羊八井发现了它的地史记录：它可以说是一出上演了数千万年，至今仍在继续演出的地理戏剧，它原原本本地揭示了青藏大高原上升之谜。

地质学家在海拔四千公尺的羊八井，发现了一大片由沉积而来的粉红砂岩带，它由羊八井一直延伸到青藏高原的中央为止，长达好几百公里。

在这砂岩带中含有大量的动植物化石，科学家利用同位素探测，求得了这些砂岩的年代，并推算出它们是在哪一种地理和气

候环境中沉积下来的。

其中，科学家找到了一种生长在热带低地的树木化石，也找到了由珊瑚礁变质而成的石灰岩层，这表示此地的附近，曾有海洋存在过。

科学家又从这石灰岩中的阿米巴变形虫化石，测出它们大约活在一亿零五百万年前。据此，科学家推断，这部分的青藏高原，从前是位于热带，当时的西藏应该是一片海岸平原，许多河流从这里流入该处的海洋，并缓缓沉淀、堆积出一层层的砂，最后这沉积砂逐渐硬化，成为今天的羊八井砂岩。

科学家曾对这片砂岩进行多次的地磁测量，结果得知形成这些砂岩的海岸平原，一亿年前的位置约在赤道附近北纬十度左右，较今日偏南了二十度，这表示一亿年前的青藏高原尚在北纬十度，海拔不过几十到几百公尺而已。

那么，青藏高原为什么会移动这么远的距离，又如何高耸至三四千公尺呢

研究地球板块的科学家发现，当初青藏高原仍在北纬十度时，印度与西藏是互相分开的，中间隔着宽三千至五千公里的古地中海。大约在八千万年前，印度板块开始以每百年十公尺以上的速度向北漂移，直到约五千万年前，其漂移速率突然减至每百年五公尺，这显然是印度板块碰到了亚洲板块。

原来的古地中海地壳被北移的印度板块推挤压迫，而插入青藏高原的底部，使原来的“青藏”海岸平原抬升隆起。继续向北

漂移的印度板块，则把青藏高原推离原地，向北移动，也向上抬举，使青藏高原“步步高升”了起来。

在板块挤压碰撞地带的上层，形成了波浪式的岩层堆积，最后形成今日所见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连峰。即使到了今天，这些庞然大山底下，仍持续进行着大规模的地壳运动。

根据地震记录显示，除了台湾省以外，本世纪发生地震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就是青藏高原。例如一九八八年尼泊尔发生的大地震、云南大地震，都与这里的地壳运动有关。

最近，科学家在喜马拉雅山北麓、海拔四千一百公尺的吉隆县，发现早上新世的长颈鹿化石群，这意味在早上新世时候的喜马拉雅山还不算很高，海拔仍在一千公尺以下，因为这种长颈鹿是生活于低海拔的热带或亚热带地区。

由以上可知，现在的青藏高原是上新世以来几百万年间强烈隆起的结果。

此外，古植物学家在喜马拉雅山脉希夏邦马峰海拔五千五百至五千九百公尺处，发现它在距今三百多万年前的上新世晚期的植被为暖温带针、阔叶混合林，而这种林带一般分布于海拔两千五百至三千一百公尺的高山上，此种植被的化石现在已完全被冰雪覆盖，表示此一海拔五千七百至五千九百公尺的地方，在三百多万年来，已上升了近三千公尺的高度。

冈底斯山

在羊八井，青藏公路折向北去，我则继续往西，朝后藏前

进。

不久，公路的前方，一道屏风般的雪山遥遥地横在前面，雄浑高耸、峰峦连绵，这壮阔的山脉，正是赫赫有名的冈底斯山脉。它从西藏西北的边陲□迤东南一千多公里，略与喜马拉雅山脉平行，海拔高度也接近。

冈底斯在藏语的意思是“众山之根”，印度河、恒河、雅鲁藏布江三大水系都是发源于此山脉。

司机告诉我，公路将越过冈底斯山脉，然后再越过雅鲁藏布江，才能到达后藏。

七八两月是西藏最美的季节，因为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绿意，尤其在海拔地区，在雪线以下，高山草甸 各种贴地生长的小草形成的草地 转绿了，西藏牧人纷纷把牲畜由谷地赶到山上去放牧。

路旁一些美丽的野花开出了靓丽的花朵，这些花都非常特别，一般植株非常矮小，花朵却不小，例如大角蒿草，硕大的花朵几乎把矮小植株全盖住了。

由于高山上有不少的雪在盛夏里融化，因此谷地里的小河出现了奔腾的流水，也滋润了近水的植物，使它们更绿更浓。野花更成了替河流镶边的饰物，黄色的报春花，紫红色的蒿草，金色的虎耳草、翻白草……其间还出没着可爱的鼠兔，时时在它建在小土堆上的洞口，探出身来□望，仿佛它也在欣赏美好的夏日，一些鹛科的小鸟在水边的土堆上鸣叫，有时又飞到小河中间的突

石上。

当我忙着拍摄草与小动物，突然几只凸石上的鹈鸟一起疾飞而上，我一抬眼，正好看见一只川秋沙鸭带着一群它的丑小鸭逆水而来，这种专门在湍急水流中觅食的鸭子，正在泛白的水流中吃着午餐……这是西藏一年中最美的时光，溪水淙淙奔流，野花盛开着，野鸟鸣叫着，野生动物不怕人地晒着阳光，野地里藏妇高亢的歌声，和着羊群的咩叫遥遥地传来……

在小河边用过干粮，依依不舍地离别了美丽的谷地，公路开始蜿蜒上升，气温也急剧地下降，草木越来越矮小，最后灌木消失了，贴地的小草好像高尔夫草坪似的又低又平；石块间、土隙出现了残雪，我看着我的高度计，海拔不断地上升，四千五百、四千六百……五千……雪块多了，草变稀了，最后到了公路的最高点海拔是五千三百公尺，这里名叫雪喀喇山口，正是海拔六千一百公尺的雪喀喇山的鞍部，这雪喀喇山属于冈底斯山脉的尾段。

雪喀喇山口一向是前藏到后藏途中最艰辛危险的关口，每一个旅客到了这里都要绕着挂满经幡的石垛祈祷，然后也挂上自己奉献的经幡，最后在山坡叠石许愿，祈求佛菩萨保佑平安。

这些叠石与石垛在“文革”时曾被夷平过，现在石垛的经幡又已万旗飘飘，叠石更丰满了山坡，煞为壮观，尤其在这雨、

雾、雪花随着劲风飞舞

辽阔的众山之根——冈底斯山



的夏季，显得更加神秘。

这里是植物生长的最高界限了，只有极少数耐寒、耐风的植物，躲在石缝里生长，现在也开出了令人钦敬的花朵，即使叶片上下还有些残雪，却不能阻碍它开花的决心。像这样的地方正是雪莲生长的地方，但司机告诉我，人容易到达的地方，雪莲在好久以前就已绝迹，实在是它的价格太诱人了。

我没向佛菩萨下拜，却向那些伟大的小草下跪——跪下去拍照。我想，佛菩萨处处都在，而这些植物却是难得拜见。

大竹卡

过了雪格拉山口，海拔一路下降，经过许多美丽的小山谷。这些山谷总住有几户人家，甚至聚成小村落，四周散布着高高低低、错落落落的一小片田园，田里正盛开着金黄色的油菜花和翠绿的青稞，远远望去，这些田野就像一件刚缝好的百衲被。

离雪格拉山越远，山谷就越少，也越来越干燥。不久，荒漠出现了，大地一片焦赤，气温也升高到摄氏三十二度，与雪喀喇山口接近零度的气温，真是天壤之别，这正好应了西藏“十里不同天”的谚语。

在荒漠上搭车旅行，最容易让人昏睡，实在是因为景色太单调了，对于我这种初到西藏的人还好，至少很有新鲜感，但对于司机同志可就具有无限的催眠力了，所以我一直找话题问他，从中我也得到许多有趣的事，例如他不久前送班禅回日喀则，路上

班禅常要他开快车，使得随后的护送车队常跟丢。

他又说，我是两岸开放来往之后，第一个到西藏采访的作家，上面特别交代给我许多方便，例如我申请到中国内地与不丹、锡金交界的亚东去，也立刻得到允准。

在聊天中，公路突然在一条大河前中断，这条大河正是西藏最大的河——雅鲁藏布江，这里是大竹卡渡口，我们的吉普车要搭渡轮过河。

大竹卡渡口不只在交通上非常重要，在地质学上也赫赫有名，不久之前，地质学家在大竹卡渡口下方约三百公尺的雅鲁藏布江中央那块玄武岩小岛上，发现了橄榄岩、辉长岩、层状玄武岩以及近乎黑色的石英板块 总称蛇绿火石岩等，意味着过去此地曾为海洋。

科学家认为在雅鲁藏布江发现的蛇绿火石岩块，就是当时分隔青藏高原和印度古地中海地壳及地函的残余部分。当时宽三千至五千公里的古地中海，如今只在雅鲁藏布江留下这么一点点残片，实在让人感叹于沧海桑田，世事无常。

我们在渡口等渡船等了将近两个小时，因为开渡船的“要”员们正在午睡，致使等待渡河的车子也越排越长。

渡过雅鲁藏布江后，公路沿着河谷向西行，在这里我看见了世界上少有的建筑物——电线柱子。

通常我们见到的电线杆不是木头的就是水泥的，甚至是铁

的；但在后藏地区，由于木材稀少，水泥更是远在千里，因此就地取材，便用石块砌，以黏土胶结成一座座如孤塔般的电线柱子，成为一种非常有趣的建筑物，这也反映了人类因地制宜的聪明。

江当小学

一个个陈旧又迷你的小村，消失在飞驰车轮卷起的沙尘中，忽然我看见前头出现了两排长而新的藏式建筑，司机告诉我，这是江当乡的小学，我特别要求进去参观。

江当小学四周有一圈高高的、土石混建而成的围墙，约莫七八尺，还有一座高大壮观的藏式校门。

这时正好是下课休息时间，一群学童好奇又有点害羞地慢慢迎了上来，随即一位着藏服的老师走近来招呼。

道明来意之后，他带领我去参观，这是一个刚改建完成的新校舍，教室里课桌椅很少，大概只有七八张而已，所以学生常要轮流使用或轮班上课，像今天这样晴朗暖和的日子，就有几个班级在操场席地上课。

整个学校的学生还不到一百人，这种迷你学校在西藏算是“中等”大小的学校了，因为西藏地广人稀，而许多农家、牧家都需要儿童帮忙干活，不大愿意把儿童送到学校。

学校为了鼓励家长送孩子来受教育，还提供学生免费食宿，所以学校那两排房子，一排是教室，一排则是宿舍。

我找了几位小朋友聊天，却发现他们不会讲汉语，原来他们要到小学五年级才开始学“汉语”，一般上课都使用藏文。

后来老师唤来几个略懂汉语的六年级学童与我聊聊，这些孩子很不错，虽然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所知不是很多，既没听过电脑，也没见过电动玩具，可是他们个个都是骑马好手，不但可以独自在高原上赶牛放羊，也能使用甩石袋把野狼、野狗赶走，还会设陷阱捕捉草原上的鼠兔、岩兔等野生动物。

学校的主建筑物已经建好，但还有一些小工程尚待完成，这些就得靠学生自己来动手了，我看到一群高年级的小朋友正在挖地，原来他们还少了一间厕所。他们干活儿可十分认真，因为比起许多不能上学的儿童来说，他们可算是相当幸运的了。

日喀则

我们美丽的家乡，

就在日喀则呀！

后藏地区特有的石砌电线柱子



伊萨，伊萨，哈里呀沙，
就在日喀则呀！

日喀则的美酒，好像放上蜜糖，
伊萨，伊萨，哈里呀沙，
喝起来甜又香呀！

举起丰硕的美酒，
献给我们的亲人，
伊萨，伊萨，哈里呀沙，
献给亲爱的人呀，嘿！……

多少年来，这首民谣常常从我口中高亢地传向台湾的山野，朋友们都知道这是我最爱唱的歌之一，可是现在我站在年楚河旁的山冈上，眺望眼前一片青葱、杂着黄花的日喀则，却唱不出来。原先在安排好西藏之旅时，心中就一直盘算着，到了日喀则，一定要把这首《我的家就在日喀则》高亢地、激情地唱一番，以解长久的思慕之情。

可是现在日喀则就在我眼前，我却唱不出来，原因无他，实在是海拔四千公尺的高度，连呼吸都



青葱黄花惹眼看的日喀则

有些困难，更别说要唱这首旋律很高的歌了。

日喀则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是个富饶的地方，日喀则在藏语意为“黑土”，也就是“沃土”，它有一条水量丰沛的年楚河，可供农业灌溉之用。“年楚河”之意在藏语里说得很清楚，“年”是河，“楚”是“水多”。

日喀则是后藏地区的政教中心，城里最大的建筑物就是札什伦布寺，它是班禅喇嘛的驻锡地。几世纪以来，札什伦布寺深深影响着后藏地区的人民生活。

我在宽阔的日喀则街上闲逛，生意人在街边吆喝着，一些年轻的洋旅客在那里讨价还价，一切的情景与八十五年前探险家斯文赫定到达日喀则时差不多，只是多了偶尔驶过的汽车，还有少了一大群列队向他吐着长舌的藏人。

班禅喇嘛

我到了日喀则当然不会错过去参观班禅坐锡的札什伦布寺，这寺相当大，虽然气势上不像布达拉宫那样壮丽高耸，但它有不同的气势，面积也十分宽广。寺内有一座镀金的铜铸佛像，高二十六点七公尺，手指就长达三点二公尺，是中国最大的铜像。

随后我又转到日喀则近郊的班禅行宫，每次班禅回到日喀则都居于此宫。行宫的门楼壁上画着老虎壁画，因为班禅十世生于一九三八年，生肖属虎。

今年二月十九日，在庆祝班禅喇嘛的五十大寿晚会上，班禅

就有感而发地说：“五十岁是一个大坎坷！过得这个坎，我就会一帆风顺……”后来，班禅在龙年即将结束的前几天回到日喀则，第三天日喀则突然刮起黄风，翌日，他就心脏病突发而逝。

情歌

我在日喀则札什伦布寺游览时，认识了一个从拉萨来访友的中学老师次仁吉姆，他曾在甘肃念过书，汉话说得不错，对文学颇有兴趣，特别是西藏的情歌、民谣以及神话。

那天晚上我请他喝茶时，他为我介绍了不少西藏的情歌、民谣与神话，大概是由于地理自然条件的严苛，使得西藏在这方面独树一帜，尤其是情歌，更令人难忘，因为在高山深谷以及辽阔的高原上，地广人稀，男女一旦产生恋情，无不轰轰烈烈或悱恻缠绵，因此情歌不但丰富、大胆也多情，我选了一首最著名也最具代表性的歌，整理如下：

如羊毛的柔细
似喀喇昆仑山的亮丽
在从天上吹下的风中
姑娘的秀发
少年为之意乱情迷

明媚的长眼含笑
众人心荡摇
姑娘一回眸
山中的少年再也走不了

如玉脂的嫩颈
细腻香润
亲了又亲
吻了又吻

娇柔的玉体
洁白无瑕的霜雪
芬芳好比百合花
笑靥如晚霞
粉颊轻触我唇
芳香如酪
心神为之荡漾
是山峰
是乳峰

西藏的情歌大多没有作者，但是却有一个藏人在情歌写作上流传千古，他的名字叫仓央嘉措。

仓央嘉措

对汉人来说，这只是个藏人的名字而已，但如果我说他就是达赖六世，大家不免要大吃一惊，为什么大活佛会写出那么多情深意浓的歌呢

在探讨原因之前，我先引几首充分流露他的才华与内心的情歌。

一

前往得道的上师座前
求他将我指点
只是这心猿意马难收
回到了恋人的身边

二

胡须满腮的老狗
心眼比人还机灵
别说我黄昏出去
回来时已经黎明

三

高官显贵的小姐

若打量她的娇容美色
就像熟透的软桃
悬于高高枝头

四

用手写下的黑字
已经被雨水浸掉
心中没写出的情意
怎么擦也擦不去

仓央嘉措生于清康熙二十二年 公元一六八三年，这正是西藏政、教、军都各自分立的混乱时代，当时宗教由达赖五世主持，政治则由他的大臣桑结主掌，军事则由满清支持的蒙古驻军指挥官拉藏汗控制。

公元一六八三年达赖五世病逝，桑结秘不发丧，并续用五世之名主持政、教，一直到一六九七年被清廷发现追问，桑结才急忙在山南地区找到灵童，他就是仓央嘉措，时年已十五，正是翩翩多情的少年，也已尝过人间烟火，一旦进入那深晦无趣的布达拉宫，过着他无法忍受的僧侣生活，便常常在“黄昏出去”约会偷香，而在黎明回来。

在不得机会时，他就把爱恋寄托于情歌，流传下来的情歌数量虽然不少，但相信失传的更多。

由于政治的斗争，桑结在仓央二十四岁时被拉藏汗所杀，仓央被命往北京，但到了青海就遇害了。不过，有一本秘传则记录他在青海脱身，从此云游佛土，最后在蒙古阿拉善地区讲法，这本秘传的作者就是他的大徒弟写的。

仓央的一生充满坎坷与传奇，由他的情歌，我们可以略窥这位多才多情的大喇嘛心中所思，他是所有的达赖喇嘛中最有人情味的一个，让我们再来讲几首他的情歌吧！

—

住在布达拉宫时
是喇嘛仓央嘉措
住在宫外民房时
是浪子宕桑旺布

二

入夜去会情人
破晓时大雪纷飞
足迹已印到雪上
保密只是心机白费

三

在这短暂的一生

蒙你爱我情深
不知来生少年时
是否能再次相逢

猪山帕里

在盛夏的清晨，我挥别了仍在沉睡的日喀则，街道上稀疏昏暗的街灯远不如头上的高原星斗明亮，整个街上闻无人声，只偶尔远远传来藏獒的嚎叫。

来到城南的郊外，我爬上小山冈，向这多年来我歌声中的日喀则告别，不知要多少年后才能再见日喀则了。

吉普车沿着年楚河南行，一路上是年楚河流过的丰沃农田、庙寺、村落、农作物，都比别的地方更美更多。这样的景致连续了九十公里，直到西藏第三大城江孜。

江孜并不是我的目的地，我绕过江孜继续往南奔，现在我走在西藏自古以来对外最重要的交通线上，这条路将翻过喜马拉雅山到亚东，从亚东可以到印度的大吉岭，或到不丹，或到锡金，昔日西藏的商旅都走这条路，输入洋货、运出藏货，甚至中央派到西藏的大臣，都要走这里入藏，一九〇四年，英军进攻西藏也打这条路来。



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

但今天西藏出外国的通路已改由樟木出关，到尼泊尔才转往他国，商旅也打那里进出，而亚东线则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后改为战略公路。

过了江孜后，公路循着峡谷往南而去，然后进入海拔四千四百公尺的高寒荒漠，这儿只有稀疏矮小的耐寒、耐旱又抗风的小草生长，战略公路笔直地穿过这片广袤无人的荒原。

荒原上乌云笼罩，偶尔还飘一阵细雨，这是一年中难得有的雨季，其实也只是几阵暴雨，这里全年的雨量也不过是台湾一场大雨的雨量而已。

由于有云有雨、海拔又高，虽是盛暑，气温却相当低，只有摄氏十度，在下车方便时，荒原寒风吹得人站立不稳，方便变得非常不方便。

荒漠的尽头是一脉山岭，越过山岭，大地呈现了一片浅绿，也出现了牲畜，显然地这里已经受到从南方印度飘过喜马拉雅山脉的少量湿气所影响，野草的数量增加了不少。虽然野草仍然矮小，但对牲畜来说，这些青草都是美味，尤其在高原强烈的阳光照射与紫外线曝射下，这些野草所含的营养远比一般的牧草高，也因此西藏的羊毛一直受到外国的青睐。

在风、雨、晴不定的气候中，车抵世界最高的城市——帕里。这里海拔近四千五百公尺，人口大约一千多人。由于海拔高，人们又常暴露在紫外线中，因此皮肤都晒成灰黑色，即使不到二十岁的女孩，也已风霜满脸。

没有木材、没有煤炭，这里煮东西全靠牦牛粪，而收集牛粪也成了当地妇女、小孩最重要的日常工作。收集来的牛粪都堆在屋顶或门前，未干的则敷在墙上风干，因此“整个城市几乎掩盖在牛粪里”，这就是旅行作家艾茂利·连科特所称“世界最脏的都市之一”。

帕里在藏语是“猪”，这个猪城是因为粪便还是附近一座像猪形状的山而得名就不知道了。但帕里是防守西藏的重要关口之一，现在仍然可以看见一些人工堆起的小土丘，这些都是昔日的炮台。

这里设了边防检查站，外人要到这里，必须有当局的“边防通行证”才得以通过。

我在街角看见一群帕里人围着地摊买东西，货品主要是竹制品，这可不是西藏的产品。一问方知商人是从不丹来的，原来这里离不丹已经不远了，他是翻过喜马拉雅山走一条捷径过来，路程不过几里路，但必须走两天，因为必须爬过海拔六千米的山口。

大分水岭

离开帕里往南的公路开始爬升，车子走在喜马拉雅山脉上，朝着它的主脊爬去，一个小时后，车子终于登上了喜马拉雅山的鞍部，这又是一个难以越过的山口，海拔五千三百多米，昔日靠骡马以及徒步的商旅，到了这里都向竖在鞍部的石垛拜祭念经，而现在大多依靠汽车，山口的危险性降低了，祭拜石垛的人也少

了，只有少数的牧民，或仍靠徒步从不丹到锡金的小商贩，会在路过时行礼如旧。

这里也是重要的分水岭，因为过了鞍部水就往南流，鞍部这边则往北流。我在帕里时，就听说在这分水岭上有一个水塘，是一个有趣的南北分水的池塘，因此到了鞍部脊上，我特别停车下来寻找。

海拔五千多米的高度，氧气只有海平面的一半，呼吸变得格外困难，每走两三步，就必须停下来喘几口大气，才能再向前走几步。我不只觉得胸闷，也感到头晕，山口的风又格外强劲，更不巧的是又下起雨来。

我像太空人一般摇摇晃晃地前进，速度像蜗牛似的。气温很低，大约只有摄氏零度吧！再加上风大，更令我寒意加深。

稀稀疏疏的雪雨用劲地打在我脸上，使我感到一阵麻痛，真叫人不敢相信在溽暑七月的此时，汉口、南昌、重庆的温度已高达摄氏四十度，而我在同样的纬度上竟挨寒受冻不能自己。

我花了一刻钟以上才移动了一百米左右，这时看见了一个浅浅的小水塘，面积不过二三十坪吧，是一个南北狭长的池子，南北两端各有一处小小的出水口，塘水正缓缓而幽静地从两端流出，往北的流入中国，往南的出口则流向印度，这区区小塘在地理学上竟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真叫我不忍离去。

雨停了，天空的云移开了一角，露出了一个高耸的雪山山峰，司机说是海拔七千三百一十四米的伟英拉日峰。可惜夏日高

山上的云雾难得飘散，以致无法看到离此不远的圣母峰。

喜马拉雅山脊不单是河流的分水岭，同时也是气候分界线，朝南的一面因为受到印度洋暖流的影响，雨量丰沛、草木繁茂，鞍部的北边则雨量稀少，木疏草短。

香格里拉

在电影《失落的地平线》中，以虚构的西藏某处山谷的一个世外桃源为故事背景，我想看过的人都不会忘记它的美好。由此可见，在西方人心中所渴望的人间乐土是在喜马拉雅的山中——那四季如春的宜人气候、清静弯曲的河水、遍地开放的野花，的确叫我们这些住在水泥丛林里的现代人向往。

当我从喜马拉雅北面荒凉不毛的高地越过分水岭后，公路开始呈之字形下降，景色就像走马灯似地转变：一丛丛灌木开始在山坡上出现，路边的野花随着海拔的下降越来越多，然后冷杉出现了，山谷中几条银白色的溪涧汇聚成轰轰隆隆的溪流奔腾而下。

海拔降到四千米时，路旁的野花变得惹眼起来，冷杉也长得更高大，小村庄出现了，就在那湍急发白的溪流弯处，正转黄的麦田恬静地铺展在绿色的山谷中，一簇簇盛开的紫红野玫瑰在山坳里怒放，开黄花的鳞腺杜鹃在岩隙间迎风招展，淡黄色的川贝田在山边摇曳生姿，白花香薷在岩上开放，而鲜红欲滴的野草莓，更是俯拾皆是，唾手可得，但它却美得令我不忍采食。如果

上帝曾降下天粮“玛纳”给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那么这些野草莓就可说是上天赐给野生动物的天食了。

我陶醉在这片美丽的山谷中，我想如果地球上香格里拉，那么一定是这里了。

突然司机哼起了一首有点哀怨的藏曲，他说这原本是拉萨派驻到亚东的官兵所唱的思乡歌，后来演变成一些出藏人想家时唱的歌，歌词中提到一个地名叫萨尔辛，就是亚东以前的古名。

举目无亲啊！

我来到了萨尔辛。

一住啊，就得留三年，

每每听到乌鸦悲鸣，

就忍不住泪水潸然，

我啊！思乡又念亲。

在司机葛耐高亢又忧伤的歌声中，我们终于到达了亚东。

亚东

中国有一块三角形的领土在不丹与锡金中间，这也是中国在喜马拉雅山南麓惟一的一片领土，而亚东就是这块领土上惟一的城镇，它离两个邻国都不过十几公里远。

亚东的气候与青藏高原的高寒干燥完全相反，是既湿润又温

暖，而亚东在藏语的意思就是“温暖”。这里对习于高寒的藏人来说，是够“热”的，虽然中午气温不过摄氏二十五度。当地的一位藏胞告诉我，在以往封建时候，像这样的“大热天”，有钱人都要到江孜或帕里去避暑了。

我住进了亚东县人民招待所，在这里我遇见了一位五十几岁来自北京的林业专家陈舜礼先生，他带领着几个大学生来这里采集树木标本。

入藏以来，睡眠一直为稀薄干燥的空气所扰，在亚东暖和潮湿的空气下，我好像回到了台湾，一着床就沉沉酣睡。

亚东的紧张情势其来有自，因为历史上尼泊尔兵曾多次从这里进犯西藏，而一九〇四年英军也是从这里入侵西藏。

江孜

刚从喜马拉雅山南麓翻过大分水岭回到北麓，一场难得的夏日暴雨，正在西藏高原上欢迎我的回来。

暴雨剧烈如倾盆而下，但为时甚短，可是它的破坏力却极为惊人，因为高山上草木稀少，大雨一下子就汇成山洪，把公路冲得柔肠寸断，甚至找不到路迹。幸好这部吉普车是丰田的“巡洋舰”，底部极高，勉强可以通过。就这样颠簸摇晃如怒海行舟，终于在黄昏抵达了西藏第三大城江孜。

江孜是藏语“丰饶”之意，因为有年楚河可以灌溉，江孜不但是一个古城，也是一个令藏人感到骄傲的地方。

一九〇四年英军攻入江孜时，守江孜宗山 炮台山 的藏军在江孜陷落后，仍然孤军奋守，当山上的饮水耗尽后，守军利用夜间将勇士垂下悬崖取水。当英军的大炮炸毁了山上的弹药库，弹尽粮绝的守军凭着刀剑，又继守了三昼夜。最后，英军突破防线攻上山，许多手持刀剑的藏军，竟然不顾一切冲向英军而与之同归于尽，一些无法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勇士就跳崖自杀，竟无一人投降。

如今宗山的炮台依然屹立山头，一切的恩怨早已过去。

就在宗山旁边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庙帕和召 显灵寺，这是西藏红教的大寺之一，它依山而建，与宗山隔着几条街道相对。

寺里有座非常著名的佛塔——白居塔，它的造型极特别，是西藏佛塔之冠。它有一百零八扇门，七十七间佛殿、神龛和经堂，是一座九层楼的建筑。据说塔内的雕刻及壁画上的佛像数目超过十万，因此白居塔又被称为“十万佛塔”。

到江孜来旅游的洋人还不少，我在宾馆遇见一群洋人，其中有一位老人家说，他已过世的父亲曾在江孜待过几个月，他说江孜实在太美了，有一种粗犷的美，但稀薄的空气使他受不了，想到街上走走都办不到，只能从车窗看出去，晚上没有氧气筒简直就会窒息而死。我也领教了这种滋味，常在睡梦中因为肺吸收氧气接济不上而呛醒过来，睡觉也不能仰躺，否则一下子就让人窒息而醒，甚至洗澡时连蹲下去擦肥皂都得分次进行，否则会闷死过去。

重返拉萨

因为公路被暴雨冲毁，许多旅客都被困在江孜，我因为有吉普车得以上路。从拉萨到后藏时我走的是雅鲁藏布江北边的公路，现在我走南边的公路回拉萨。

中午时分我们来到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雍错湖，它海拔四千四百公尺，此湖面积相当大，湖的周边有二百多里长。

我在湖边吃干粮午餐，但胃口奇差，干粮又难吃，就把它送给在附近放羊的孩子，几个孩童狼吞虎咽把干粮分食一空。

我在湖边开满黄花、虎耳草与红花点地梅的草地上，睡了一个温暖多梦的午觉，然后又启程继续赶路。

公路离开湖边后一路爬升，最后来到了冈巴拉山口，这里海拔五千二百公尺，山口以上仍是白雪皑皑的大山，山口处石块叠成的矮石柱上，幡旗、幡经飘扬着。

十万佛塔——宗山白居塔



过去这里是江孜到拉萨途中最艰危的山口，不少人畜都在这里摔死、冻死，即使今天，老藏人到了这里仍要叠石祝福，绕石垛念经祈祷，所以藏人有这样的谚语：

骏马不能载越冈巴拉，
算不得好马；
男人不能平安越过此山，
怎算得上好汉

过了山口，公路急速下降一千五百公尺，不久到了曲水，我们渡过雅鲁藏布江，回到拉萨城。

五花箭神

临上机前，朋友又为我挂上了哈达，这回我有了准备，也回敬了同样长度的哈达，朋友笑着说：“你已入‘藏’问俗了，你是一位值得再邀的客人。”

从机窗向外望，是一片连绵突出云层的高峰，这就是祖国的西藏，每个民族的文化都该受到尊重与保留，它是整个人类真正的财富。这使我想起我在藏地听到的许多生动、美丽的神话传



丛山荒漠中的青藏公路

说，其中有一个令人难忘的神话，比希腊神话还要动人，充分流露出西藏人的浪漫情怀。

有一个神是诸神里最美的一个少年郎，他永远是那么年轻，并掌管着男女之间的情与欲，他就是每个女人都喜欢的爱神班察巴那。

他有一把甘蔗做的弓，用蜜张的弦以及五支饰花的锐箭——“坚强如金、温柔如春、娇媚如笑、热情如火、尖利如锥”，而“班察巴那”在藏语之意正是“五花箭神”，谁要中了他那饰着鲜花的箭，就中了爱情的迷。

班察巴那顽皮好闹，一出生就一箭射中了自己的父亲，使他越老越风流。到了春天，更是班察巴那狂妄胡闹的季节，他的花箭到处乱射，一中了花箭，贤淑的妻子就成了荡妇，行僧也突然浪漫冶游，而娴雅的姑娘也要一下子风流起来。人间的荒淫韵事，大多是由班察巴那所引起的。

有一天，任性胡闹的爱神一箭射中了洁净之神辛瓦，辛瓦立刻变得热情奔放、六神无主，怎样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情火，一看到诸神的娇妻美妇，他的情火愈发热烈，如火燎原般难以控制，遂使得天界大乱。辛瓦忍无可忍，就把自己的肉体往冰冷的河里浸，结果河里的水却被他的欲火烧得沸腾起来。最后辛瓦娶了雪神波娃，在她的怀抱里，辛瓦的欲火逐渐熄减，恢复了平静，但他已失去了他那完整的洁净。

有关五花箭神的故事还有许多美丽的发展，我只是用这一小段故事，来证明任何一个民族在不同的时空环境里，所酝酿出来的文化、艺术都是珍贵的……

西藏的旅行让我更了解自然环境以及宗教对人的影响。

蒙古草原盛会



从相机的镜头里 ,我惊奇地发现骑士全是小孩子 ,
小的不过八九岁 ,大的也不过十一二岁。
他们个个穿得花花绿绿 ,
头戴彩冠 ,却光着脚。

从拉萨返回北京后的仲夏，我租了一辆别称“巡洋舰”的四轮驱动车，从北京出发，经张家口出长城到塞外，再往北走，穿过腾格里沙漠东部，到达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格勒盟的首府锡林浩特。

锡林是蒙古语“高原”的意思，浩特则指“城市”，锡林浩特海拔一千米，是一个新城市，虽是盛暑，此地却颇为凉爽，白天最高温度不过摄氏二十六度，夜间则降至二十度。

不过，我没有时间在这凉爽的城市休息，我必须兼程出发，前往锡林浩特东北边二百三十公里的东乌穆沁旗首府——乌里雅斯太镇，那里正要举行一场多年不见、为期七天的盛大草原盛会。

不幸，一场仲夏的暴雨冲断了一道桥梁，我被困在草原中，错过了草原盛会的开幕式——祭敖包，以及第一天所举行的射箭比赛。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因而有时间接触、欣赏大草原，也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那达幕大会

仲夏的大草原，正是全年中最美丽的时刻。草原上遍地盛开着各式各样的野花，一直开到望不见的天边。牛群、羊群、马群在大草原里，就像一群蚂蚁般渺小，游牧民族的蒙古包，像煞一簇簇白色野蘑菇般，矗立在偌大如海的草原上。

足足耽搁了一天一夜，“巡洋舰”才冒险越过泥泞的河床，

而在草原盛会的第二天早上，到达离中蒙边界只有三十公里的乌里雅斯太镇。乌里雅斯太是蒙古语“杨树”之意。

这个边城正洋溢着浓浓的欢乐气氛，代表各乡镇的彩旗正四处飘扬，街上的行人都穿着靓丽的蒙族盛装，街边摆出了各式各样的小吃，作为临时交易的帐幕，也成排升起，热闹地做着买卖，里头卖的尽是蒙人日常生活的用品。这是一个盛会，一年中最大、最热闹的节庆——草原盛会，蒙古语称为那达慕大会。

那达慕是蒙语“玩”的意思，它是内蒙古蒙族传统的节庆游乐大会，由蒙族一年一度、范围不同、时间也不一的“祭敖包”会演变而来。

敖包也叫脑包、鄂博，是“堆子”的意思，原是在道路、境界用石块堆成的标记。因为在广阔无垠的草原上，到处一样平坦辽阔，四望天苍苍、野茫茫，天地相连，无山无河以为记，即在游牧交界之所，或在方向辨别之处叠石为记，谓之敖包，再加上喇嘛教的影响，遂演变成祭祀山神、路神的地方。

敖包有的用石头叠起，也有的用柳条围建，内蒙古各地都有，形式也大同小异。一般在草原上堆积石块为台，台基上面分大、中、小三层，重叠作锥形。敖包的数目各地不等，有的单独一个，有的七个成群并列，中间大的为主体，两旁各陪衬三个小的，敖包上插满树枝，中间主敖包则在树枝上挂着书有经文的各色旗子。

每年仲夏水草丰美时，附近的牧民便约好一起来此祭敖包，

并于祭典结束后举行传统的蒙古游戏，男女青年借此交谊做“敖包相会”，牧民们热闹地“玩”几天。这样，祭敖包就被那达慕代替了。

乌里雅斯太镇外的敖包，在草原盛会开始的清晨，就由牧民们祭过了。新插的树枝和新挂的五颜六色经文旗，在绿色的大草原上非常醒目，这些树枝、布旗要一直到明年祭敖包时，才会再度更新。

从前祭敖包是一项很隆重的典礼，总要请活佛或喇嘛来主持，现在只剩下象征式的仪式：更新树枝、布旗，再献上奶豆腐乳酪，然后大家骑马以顺时针方向绕行敖包三圈，也就等于完成祭天求雨、保佑人畜两旺的仪式了。

祭过敖包，那达慕盛会的节目随即上演。最传统的项目是骑马、摔跤、射箭三种，参加的都是男人，是蒙族所谓的“鄂热呼奈瓜热奔那达慕”，意思是“男人三种玩”。近代则增加了许多项目，如下棋、篮球、唱歌、跳舞等，而且也不再限于男人，女人也一样可以“那达慕”一番。

受阻于暴雨，我错过了射箭比赛，不过幸好及时赶上了精彩的赛马。

赛马，竞走

一位名叫牧英的蒙族青年做了我的向导，他指挥着“巡洋舰”，驶入无际无涯的大草原。在如海的大草原上，四轮驱动车

可以随意行驶，有如船在海洋上，这时我才体会到，人们为什么会给它以“巡洋舰”的美誉。

车子驶过敖包，直往草原远处的小丘陵奔去，我们就在小丘上停车。在丘上可以眺望大草原上赛马的全景。

丘上和风习习，花香草香阵阵袭来，正当我陶醉在天地悠悠的情怀中，突然牧英指着远方对我说：“赛马来了！”

我举起望远镜，朝他指的方向寻去，只见一群蚂蚁般的小黑点，迅速地在草原尽头移动。牧英的眼力好得令我吃惊，似乎住在大草原上的牧人，都有一对千里眼。

牧英告诉我，赛马的路程长度是三十公里，我所站立的小丘刚好是中间点。

赛马渐跑渐近，约有三十几匹马，他们奔驰在绿色的大草原中，极为醒目。

当赛马跑过小丘，我们随即搭上“巡洋舰”追上赛马的队伍，并隔着几十公尺与赛马平行前进，这样我可以清晰地拍摄赛马的过程。

从相机的镜头里，我惊奇地发现，这些骑士全是小孩子，小的不过八九岁，大的也不过十一二岁。

纵马草原的蒙古少年骑士



当我再仔细看这些孩子骑士时，他们个个穿得花花绿绿，头戴彩冠，却光着脚。最令人钦佩的是，他们大多不使用马鞍，这种长途赛马而不用马鞍，可以想见这些小骑士骑马的功夫有多好。

赛马的终点就在敖包附近，有一面高高竖起的红旗为记号。这时早有一群骑在马上裁判，等在终点线边，他们各有重要的任务。

当赛马冲过终点时，这些早已分配好任务的裁判，立刻分别追上骑上，一号裁判就把一号的短棒交给第一名到达的骑士，二号裁判把二号棒子交给第二名，依此类推。以此方法，把竞争激烈的赛马分出名次。

这次得第一名的是一位打扮得很漂亮的九岁小“女”孩，当我向牧英赞扬他们蒙古族女孩的超群骑术时，牧英竟哈哈大笑了半天。他告诉我，那位得第一名的小骑士，是一位标准的男孩子，使我尴尬了半天。

为什么参加长途赛马的都是小孩子呢 原来骑师的体重越轻，马儿的负担也越轻，夺标的希望也就越大。正巧，蒙古族的孩子自小就是在马背上长大，虽然才八九岁，骑术已然极佳，可以胜任这种长途赛马了。如果大人与小孩同时参加长途赛马，由于体重的关系，百分之百小孩子会得胜，也因此没有大人敢下场和小骑士比赛，以免老脸挂不住。

不过接下来的马儿竞走，就由大骑士上场了。竞走以分组表

演、不计名次的方式进行。竞走不但有趣，也使我大开眼界，这种走马的方式，也是蒙古马闻名于世的前进方式。

马儿竞走的规定，是前后脚随时都要有一脚不离地，跟人类竞走的规则差不多。这种走马式的速度显然要比用跑慢了许多，为什么蒙古人却非常以他们的马擅走为傲呢

一位蒙族的老骑士为我解开了这个谜，他说：“在成吉思汗时代，蒙族的骑士发现，要以最经济的时间骑马穿过在草原的驰马方式，不是用跑，而是大步疾走！”“走怎么可能比跑快”我忍不住以怀疑的语气插口问道。

老骑士似乎早料到我会有一问，毫不介意我的插嘴。

“路程短时，跑当然比走要快得多，”老人笑着答道，“但长途跋涉时就不然了，你刚看过跑马和走马，应当知道，马在放步奔跑时，每小时大约可跑四五十公里，疾走一小时则约三十公里。但马在快跑一小时后，几乎就已放尽气力了，就是再好的马也不过两小时，而且在第二小时速度就越来越慢，最后就跑不动，再跑就要倒下了。但是快步走就不然，蒙古马可以疾走不停，从日出走到日落，因此，在大草原上长途赶路，大步疾走就远胜于疾跑了！”

“有道理！”我听了之后恍然大悟地对老人竖起大拇指说。

“成吉思汗就是靠蒙古马善于疾走而征服欧亚两洲！”老人得意地说。

“为什么”我对此话有些存疑。

“在很多时候，蒙古骑兵前进的速度，往往使敌人在敌情研判上发生错误。”老人以流利的汉语说，“敌人总是以他们自己骑兵行进的速度来判断蒙古兵远道而至的时间，结果，蒙古骑兵往往大出他们意料之外，提早就兵临城下，使对方觉得蒙古兵有如天兵下降的感觉，往往还没打起来，在士气上，蒙古兵就占了很大的优势。”

老人停了一下，见我听得入神，似乎很满意，又继续以颇为自傲的口吻说：“在骑兵会战时，蒙古马更表现了他的巧妙特色。通常一场会战，往往要在战场上厮杀好几个时辰，甚至一整天。初时，敌人的马还能快速跑跳，但几个小时下来就累得跑不动了，这时，蒙古马却仍然能快速地在战场上纵横疾走，当然就能够把那些骑着‘跑不动之马’的敌军杀得落花流水……哈哈！你懂了吧！”

蒙古摔跤

领教过蒙古马的巧妙行进以及蒙古孩子的骑术后，草原盛会也进入了它的高潮——蒙古摔跤大赛。

这次东乌穆沁旗举行的草原盛会，规模是十几年来最大的，不但长达一星期，同时也吸引了方圆百里以内的牧人前来参加。慕名而来的摔跤选手多达一百多名，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全国蒙古摔跤六连冠——察兰加纳 蒙语意为“白象”，他今年二十四岁，身高一百九十八公分，体重一百公斤。另一位受到注意的则

是来自西乌穆沁旗的摔跤老教头——额尔登科也尔，他今年已四十二岁，曾多次得过荣衔，虽然年龄略大，但实战经验丰富。

摔跤大赛是在运动场上举行，四周围满了观战的人群。

蒙古摔跤是不分等级、不分体重，因此冠军只有一人。比赛的进行完全采用单淘汰制，也就是任何选手，输了场即被淘汰出局，这次若要得冠军，必须连胜七场。

摔跤手都穿着特制的、讲究的摔跤服。下身是用三十二尺或十六尺白布缝制的宽大裤子，外面套一条绣得彩色缤纷的套裤，上身是一件钉满银扣或铜扣，蒙语叫“昭德格”的黑色牛皮上衣，上衣背后镶有圆形银镜或“吉祥”等类的字样或图案。腰间悬一条用红、黄、蓝三色绸子做的圆裙，脚蹬马靴或蒙古靴，脖子上围着五颜六色的仿狮鬃饰物“江戈”。这打扮既惹眼又威武，完全是勇猛的蒙古武士的再现。

当摔跤手排成两队准备出场时，大会播出了曲调激昂的蒙古战士出征战歌，又特别加插一曲蒙古作曲家为察兰加纳所做的歌曲“白象颂”，因为察兰加纳正是东乌穆沁旗人。

在昂扬的战歌声中，摔跤手随即鱼贯奔入场中，并开始扬手踢脚地跳跃前进，这是蒙古摔跤手进场时的特别仪式，用来展现战士们的威武以及必胜的决心，同时也含有向观众及裁判致敬的意思。

的确，当这群战士扬手踢脚跳跃时，像煞一群出柙雄狮，有着锐不可当的气势与威风。

接着摔跤手顺序绕场一周，并由大会一一介绍摔跤手的名字，比赛随即展开，一对对经抽签分配的选手，在场子里捉对搏斗起来。

蒙古式摔跤的规则是站着摔，不许抱腿或跪摔，更不许踢打。它不限时间，不限场地大小，也不限体重，完全依靠力量与技巧将对手摔倒，也就是说，膝盖以上任何部位着地，都算败了。

因为不限时间，有时一场比赛花去好几个小时也分不出胜负，因此，一场大比赛的冠军，往往要两三天才能出炉。

为了避免胜负难决和摔跤手彼此不进攻而比耐力所造成的冷场，大会这次特别在冷场时，安排女摔跤手进场作对抗赛，女摔跤手一般都较有攻击欲，因此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分出胜负。

这次摔跤大赛足足进行两天才产生了冠军，结果出人意料之外的，由一位名不见经传，叫“索豆”的获得。原来被认为有希望的老教头只获得第四名，那位全

盛装的蒙古族小姑娘



国六连冠的白象，在决赛时由于轻敌，想在众乡亲面前快速地打败对手以显示他超人的功力，结果一个不慎，自己滑倒而落败。

冠军一出炉，闭幕式也就接着举行，只有赛马和摔跤的得胜者，才在大会上颁奖。赛马的小选手前三名各得一匹骏马和一些日用品——毯子、脸盆、热水壶、镜子等等。摔跤冠军可得一匹骆驼，第二、三名则各得一匹骏马及一些日用品。

草原盛会的夜晚，比起白天的盛况亦不多让，但它却是温柔而又多彩多姿，尤其是草原盛会的最后一夜。营火熊熊燃起，众人围着营火，悠扬动听的马头琴悠悠响起，伴着蒙古的牧歌、情歌，少女翩翩起舞，牧人们大碗喝马奶酒，大块吃着手抓羊肉，年轻男女借此交谊传情。深夜，明月下的草原，散步着初相识的男女朋友。错过今年的盛会，许多人要到明年的盛会才有再见的机会，每个人心中都珍惜着，都有依依之情。

草原盛会是大草原上游牧民族全年中最美好的时光，天高气爽，水丰草长，家家户户羊肥牛壮，这是蒙族人最快乐的节日，到处充满着欢乐，令所有参与盛会的人，永难忘怀，特别是来自地狭人稠的海岛上的我……

寻根问祖客家行



山歌不唱心不开，
大路不行生溜苔，
喜鹊来寻画眉聊，
唱出心头快乐来。

我是两百年来我们徐家这一系第一个回到大陆祖居之地去寻根的，把徐家的历史突然由两百年一下子往上推到六百年前，也把我原来认定的家乡——新竹县，一下子推到大陆岭南的大片土地上，我感受到了客家源远流长的历史与文化，深深体会到客家民族的智慧并目睹客家人士在大祖国扮演的重要角色。总之，我感觉到：天地忽然开阔了，历史骤然悠长了，多年来我一直想去除而又去除不了的岛国心胸，有一种豁然挥洒而去的快感。

寻根问祖

小旅行车在红色的山路上绕行，车后卷起漫天红黄色的尘土，挡住了车后窗的风景，公路的两边是起伏如波的红色山丘，丘坡上疏落地长着腕般粗细的松树。

当车过山坳时，公路下方总会映现几片高低有序的金黄色梯田，这正是秋稻初熟的季节。我代表了我这一系迁台正满两百年的徐氏一族，也多少代表了久居台湾的客家族群，在离开大陆这么多年之后，千里迢迢地回到当初迁出的祖地，回来寻根，回来问祖。

犹记得，我的祖父——双能公，在晚年常常提起一个地方——镇平，那时我只记得他老人家每次念“镇平”两个字时，总有不同的语气，有时兴奋，有时无奈，有时苍凉，偶尔他又会以略带自言自语的口气对我说：“我们是从镇平县迁来的。”

在祖父病危时，他更以凄凉的苦笑对守在床边的父亲说：

“我这辈子大概无法完成上一代嘱咐我回镇平祖堂上香的心愿了……”

那时我太年少无知，根本无法体会到祖父的心情，而且镇平对我也太陌生，毫无乡情之感，要不是祖父时常提到它，而且在提到时所流露出的表情令我印象深刻，镇平之名我或许早已忘怀了，虽然那时我不知天高地厚随口自告奋勇地说：“等我长大，我一定替您去！”当时我多少是想安慰祖父而未经过思考就把话说了出去。

那句大话在我长大之后，时常使我后悔和内疚。我害怕，我很有可能变成一个轻言承诺的男人，因海峡两岸水火难容的敌对状态，相持这么长久。

现在旅行车正奔驰在梅县市通往蕉岭的公路上，我心情亢奋的程度随着车子的前进而不断上升，因为蕉岭县正是昔日的镇平县，现在与梅县市、大埔县、兴宁县、丰顺县、平远县、五华县同属广东省梅县地区。

随着蕉岭的接近，我一方面欢喜，一方面又有些紧张。欢喜我终于到了“镇平”，紧张的是我谁也不认识，祖堂在何处，甚至祖堂是否还存在都是未知数啊！

旅行车从山丘间驶下，进入一个遍地金黄色的美丽盆地，一大片黄澄澄的稻田由眼前直铺到远处的山脚，稻田中的许多庄园和客家围龙屋，像古老的堡垒一般，安详寂寞地被金色的熟稻包围着，更显示了它的古老和岁数，而蕉岭县城已遥遥在望。

我住进了专为归乡探亲的华侨而建的华侨宾馆，它差不多可以说是蕉岭最豪华的西式建筑了，由此可以推测：蕉岭是一个侨乡，据估计，出生蕉岭的华侨至少有五万人以上，侨居地遍及世界各地。

起先宾馆的人对我并未多加注意，因为“文革”之后，每年回来的华侨都不断增加，在这中秋季节里，更常有成群的华侨回到蕉岭探亲，我既不像巨贾，也不似侨领，并不引人注目。直到他们发现我是一个从台湾来的、离开蕉岭刚好两百年的台湾人时，我顿时成为所有眼光和谈话的焦点。

到了晚上，宾馆聚集了二三十人专程要来见我，大部分的人都是来打听一九四九年失落的亲友。

这些焦急、满怀希望的乡下人往往劈头就问：“你知道××住在哪里吗”、“××你见过吗”、“××还活着吗”他们这样问好像台湾省只是一个小乡镇，或者一个村落，而我也应该认识其中的每一个人。

当我的答复是“不知道！”“没见过！”时，他们有的会露出不以为然或怀疑的语气，有的就一再重复念着欲寻之人的名字，惟恐我先前没听清楚。我只有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台湾省有多大、人又有多少，这种情形在我往后的采访中经常发生。

这些乡亲的到访，把我欲寻找这一系徐氏祖居的消息传了出去，第二天来了三位姓徐的老人家，在他们热心的协助下开始寻访我系的祖堂，起先我要求查看族谱，但大部分的族谱都毁于

“文化大革命”，因此我只有从比较大户的徐家开始寻访，特别是那些尚有祠堂且仍供有祖先名讳牌位的，我一家一家地走访，并拿出我从吾系族谱上抄来的资料与牌位上的名讳对照。

第二天，我在一座庞大、陈旧的徐氏围屋祖堂中，在一个略显模糊的牌位上，看到了我祖先的名讳，我虽然惊喜无限，但仍不敢骤然确认，经我要求再三，一位八十七岁的徐氏父老答应找出他在“文革”期间藏起来的族谱。

当天晚上，老人家把族谱送到宾馆，果然对照出其中精彩的一段：“十四世祖日万公三子宏珂公于乾隆五十二年偕房族多人台湾谋生。”

宏珂公就是我这一系徐氏家族的来台祖，我的族谱上这样记载着：“宏珂公原籍广东省嘉应州镇平县兴福乡侧角厝，生于乾隆二十七年正月五日，语言为客家四县韵。乾隆五十二年，偕同配偶王妈、招玉公、抬玉公、并宏球公和房族等，首经广东省松口，乘坐小型帆船沿韩江至汕头，再聘请大型帆船，航渡台湾海峡达淡水河港上陆……”

当认祖确定的时候，这位八十七岁的老人感慨地掉下泪来，他说他曾听他的祖父说过，徐氏家族早年有很多迁往台湾，此后一直没有下落，想不到在相隔两百年后，他竟然亲眼见到徐氏的后人回来寻根祭祖……他激动得一直握着我的手，用客家话喃喃地说着：“欢迎你转来故乡！欢迎你转来故乡……”

熟悉的乡音和饭菜

第二天，我前往祖堂去上香祭祖，在离祖堂尚有一段路时，我就听见锣鼓之声，走近之后才知道是专为欢迎我的锣鼓班，虽然是临时凑的，声势依然浩大，祠堂前的大灯笼也挂了起来。

我一抵达大门，鞭炮声随即大作，锣鼓齐响，隆重地欢迎我这失散多年的族人。

老人家纷纷上来与我话亲情，当然他们也是想知道我说的客家话是否依然。

记得我离开台湾赴大陆寻亲前夕，家父以及许多亲友一再叮咛，要我录些蕉岭的客家话和山歌回来，他们都非常关心我们在离开祖乡两百年后是否语言失意、山歌走调，这种心情其实两边都相同。

祖堂已斑驳霜旧，它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近几十年不但未加保养，在文革期间更屡遭破坏，幸好这徐氏围龙屋住着将近三百个徐家人，才把祖先牌位给保留下来。

我持着香，肃立在祖宗灵位前，心中百感交集，一方面有感于迁台一系徐家，在失去联系两百年后，虽然历经战乱、海洋相隔，终究又与祖居的主脉接触上了，另一方面我终于在祖父去世二十年后完成我对他老人家的许诺。

在全体人员的静默中，在古厝庄肃的气氛笼罩下，我孤独地站在祖堂里，清楚地感受到过去与现在、远方与故乡、陌生与亲

情，此刻正交会在我身上，不知不觉地我已热泪盈眶。

上香后，就在堂前的晒谷场与徐家父老们合影，可惜正是上工和上班的时间，也正是秋稻收获的农忙季节，围屋剩下的多半是老迈的父老。

下午，在几位父老陪同下，到燕子岷山脚去祭徐氏在蕉岭的开基祖：徐探玄先生之墓。

在墓前，父老告诉我前几年发生的一件怪事：在“文化大革命”最剧烈的时候，探玄先生及其夫人田氏的墓双双被人挖走，“文革”后，有徐家人发现该二墓碑竟成为邻乡刘氏人家沟边的浣衣石，当时徐家父老前往索回，但刘家有五个年轻人要求付五百元人民币才准取回，最后几经商量，以三百元人民币先购回探玄先生的墓碑，因为一时凑不出五百元来。

当墓碑在隆重的祭礼中重新安装之后，不久，那五个刘家的年轻人中竟然有三个在短短几个月后相继暴毙，其余两个人大为

我和镇平徐氏祖屋的族人父老合影留念



惊恐，立刻将田氏墓碑送回，并宰杀鸡鸭，连夜悄悄到探玄夫妇墓前祭拜谢罪，这似乎才保住两个年轻人的命。

这个故事在当地流传甚广，后来我也听到别人告诉我。

当晚，徐家父老为我摆了酒席，正式为远方回来的亲人接风洗尘。饭菜都是我所熟悉的客家菜，菜一道一道地端上来，桌上放不下，最后还叠在一起，盛情难却。

父老殷勤夹菜劝酒，他们都有一番好听的说词，例如：“喝下糯米酒，方能解乡愁”，“饮下自酿酒，才算到故乡”，又如“吃了盐□鸡，才算回到客家地”，或者“尝过酿豆腐，才算回故土”。

这一餐饭吃得相当久，我们双方都在讨论彼此言语风俗的异同及变化，当最后我们发现连骂人的话包括三字经都丝毫不差时，大家禁不住快慰地大笑起来。

在彼此离散两百年后，竟然在风俗、语言上没有多少变异，这实在令人感动。仔细论来，反而是蕉岭的客家话有轻微的改变，似乎我们台湾的客家话保留了更多古老的语言，因为我使用的客家话中，偶尔有一两个字或词，他们年轻的一代已经听不懂，老一辈则尚可听懂，这印证了社会学者所说的：支流往往比主流更保守，这种情形我在客家山歌中感受尤其深。

山歌，勤奋的民族

为了听故乡的山歌，我专程请一位善唱山歌的年轻人陪我上

茶山。

当我们在平缓的丘上沿着一行行的茶树前进时，我听见了嘹亮又婉转的客家山歌，遥遥自茶园深处传来，那是女高音的歌声，自然又清纯，我们足足又走了五分钟山路，才看见那位唱歌采茶的村妇。

她十分清瘦，在偌大的茶园里更显得苗条，令我不敢相信在空中飘荡的嘹亮歌声是发自这么一位娇小的采茶女。

带我来茶山的年轻人小声告诉我：“这一带是偶尔还可以听到山歌的地区，你运气不错，快准备录音机，我试试用山歌来跟她对唱！”

这时那位采茶女似乎看见了我们，歌声突然停止，但余音仍然回荡。

年轻人接着拉开嗓子唱了起来，起先还有些压抑后来就越来越高亢自然，他唱的词是这样的：

山歌不唱心不开，
大路不行生溜苔。
喜鹊来寻画眉聊，
唱出心头快乐来。

山歌传过去，采茶女却久久未再开口，只好奇地站在茶园中远远瞧过来。

年轻人笑了笑，一面向菜茶女走去，一面又唱了起来。

久闻妹子山歌靓，
今日相逢就无声，
嘴唇弯弯含笑眼，
分明有意来欺生。

靓是客家话美的意思。这时菜茶女似乎认出唱歌的年轻人，吃吃笑了起来，然后接着唱道：

爱溜山歌放声来，
一首过去一首来，
就惊阿哥心不真，
扯起裤脚溜下台。

他们是以所谓的“大山歌”调子对唱，但一会儿年轻人却唱出我未曾听过的调子来，后来他告诉我，这是新潮山歌。我倒觉得它很像带点山歌味的流行曲，这种新山歌似乎比老山歌流行得更广、更受一般人欢迎。

这位采茶女后来邀我们到她家去喝茶，她一回到家，立刻换上一套较干净美丽的衣裳，要我再替她拍一张，她认为我拍她采

茶时所穿的工作衣实在不够体面。

她叫张婉清，是一个标准的客家妇女，担负了绝大部分的田园工作，知足又快乐。这种情形我在整个客家村深深体会到，无论是割稻、使牛、插秧……客家妇女都默默承担了最苦、最繁重的工作，因为这样，才使得客家男人无后顾之忧出去奋斗，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极大的影响力，其例不胜枚举。

客家族是少数民族，但却能在中国近代史扮演了颇重要的角色，实在令人觉得惊奇，在旅行客家地区一圈之后，我得到了答案：民族性与环境使然。

对于客家民族性，日本人知之甚深，二次大战前的近百年中，日本蓄意消灭中国，所以日本人研究中国人也最深。

日本女人以温柔顺从著称于世，而客家妇女亦毫无逊色。而且我们可以说，日本妇女之所以温柔顺从是病态，因为她们的生活依靠男子……而客家妇女的温柔顺从是健康的，因为她们都能够独立生活，她们这样做，纯然是真挚

的爱和对丈夫的崇敬……

美国人对客家人的看法，也很贴切，在客家地区传教多年的美国教士罗伯·史密斯，在他的《中国的客家》一

纯朴勤俭的客家采茶女



书中写道：“客家妇女，真是我们所见到的任何一族的妇女中最值得赞叹的……”

诸如此类对客家民族性的推崇赞美，各国都有，总归一句，可以用世界著名人种学家、英国的史禄国的话总结来说：“客家人是中国卫生、勤劳和进化的民族之一。”

几乎所有客家人居住的地区都是穷乡僻壤的山区，“八山一水一田”正是用来描写客家区山多田少的专有名词。

史上客家三次往南大迁徙，只有在岭南山区找到落脚地，起先人口不多时，粮食勉可温饱，但当人口越来越多，在这山多耕地少的地区就成了严重的问题，于是男人被迫往外地谋生发展，其可行发展之路大约有下列三类：

第一条路是从政。从政就必须读书，因此客家地区学堂林立，文风极盛，由于在唐朝时曾受韩愈影响，因此在客家地区可以见到韩愈庙，即使在迁台之后，屏东内埔乡尚建有韩愈庙。明清以后，梅县地区更是文人辈出，例如清代，单单梅县便有文武举人六百二十一人，其中解元十五人、文武进士八十九人、翰林十八人。民国以后，学校普设，华侨返乡兴学更使学校遍布各处，人口只有七十万的梅县市，就有四百六十七所小学、六十五所中学。因此，梅县地区被称为文化之乡，近代客籍文人较著名的可以丘逢甲、黄遵贤为代表。

第二条路是从军。中国近代内乱外患频频，从军成了一大出路。客家人士投向军校军界的极多，黄埔军校中客籍人士占有不

少比例，陈大庆、罗友伦、王升等都是其中知名人士。以率领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而震惊中外的谢晋元团长便是蕉岭人，名列十大元帅的叶剑英为梅县人，他们都是出色的军人。

第三条路是下南洋谋发展。许多男人年轻时就只身空手下南洋各地“过番”，从做工、做小厮开始，最后做小买卖，一辈子辛辛苦苦地积蓄钱财汇回家乡，要是幸运地发了小财，无不立刻在家乡建屋盖楼。因此我在梅县地区看到稍新一点、像样一点的楼房，几乎都是华侨返乡或汇钱回来建的。这些俗称的“华侨屋”随处可见，成了客家地区的特色之一。

梅县市目前旅居海外的华侨有六十多万人，“侨乡”之誉实不为过，客籍华侨在孙中山革命时，热心参与出钱出力，因此，国父誉华侨为“革命之母”，其中著名的有温生才、张榕轩、张耀轩、梁密口、邓仲元、张民达等多人，不胜列举。而早先在南洋建立功业者亦不乏其人，像叶莱开城吉隆坡，罗芳伯建国坤甸等，都是因为故乡山多田少而往南洋谋生者。

大部分的男人都出外谋发展去了，家乡的田地苦活便落在妇女肩上，再重再苦的工作，妇女全都包了，她们整天在田野、山上赤脚工作，使得她们无钱也无暇裹脚，这也是为什么客家妇女是汉族中难得没有裹小脚的原因。

她们整天整年地辛勤工作，而把对丈夫的思念、心中的苦闷，全化作山歌倾吐出来，使得客家山歌丰富而又多彩多姿。她们虽然受的教育不多，但她们聪慧，唱山歌机会也多，因此可以

随时随口编出巧妙的歌词来对唱，往往令一些久读诗书的男士自叹弗如，著名的女歌手刘三姐就是代表，下面这则她的故事最为脍炙人口：

有一天，善唱山歌、声名远播喜应潮汕各地的刘三姐，同一群女伴在家乡梅县松山口的江边浣衣，忽然下游驶来一船，船头上站着一个秀才模样的男士，当船缓向江边靠来，秀才高声向洗衣女们打听刘三姐的住处。

三姐见状，心里早猜到几分，便反问道：“你找刘三姐做什么”

“找她对山歌，我不信她能赢我！”秀才高声夸口说。

三姐再问：“你有多少山歌敢同刘三姐对驳”

秀才骄傲地指指船，然后唱道：

讲唱山歌我最多，
船上载来七八箩，
拿出一箩同你对，
对到明年割秋禾。

三姐听了，暗自好笑，随口唱驳道：

河边洗衫刘三妹，
借问先生哪里来

先生自负好文才，
枉读诗书眼未开，
自古山歌从口出，
哪有山歌船载来

这“从口”与“松口”在客家话里是谐音，一语双关，把秀才驳得哑口无言，此时方知唱者何人，自知非三姐对手，便掉转船头，顺水溜走。

可惜，客家山歌在“文革”期间受到大力贬损而没落，现在“文革”虽已过去，却有老成凋谢而欲振乏力之叹。

其实不只是山歌，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都受到殃及，而我感受最深的就是风俗习惯于“文革”之后已成断层，虽年老一代力图恢复，年轻一代却不再重视。

后来我受邀参加他们所举行的法事，我发现他们已找不到和尚及道士，最后勉强找一个老妇人和她刚训练的年轻女徒弟，正如一位在场的老人说的：“只能充充场面做做交代，一切不能细究，更不能跟旧时相比……”

其实，我倒觉得那样简单隆重的葬礼相当不错，像台湾办丧事那样奢侈浮华、重视场面，丧家不但破财耗事费时，还受尽折腾。慎终追远在台湾早已变成一场热闹的戏和大请客，还好台湾的客家人尚未出现虚假的五子哭墓，甚至请来花车秀在死者坟前大跳艳舞等闹剧。

围龙古厝

走过

梅县地区

最令我

难忘的就

是客家围龙

屋。我觉得非常奇

怪，为什么这么壮丽实用的建筑竟然

没有随着大量客家人传入台湾 我跑遍台湾的客家乡镇，就是没有看过一幢类似围龙屋的建筑，像新竹县新埔镇的许多古厝、北埔乡的姜氏古宅，都是属于三合院格局，屏东佳冬乡的萧宅是五落大厝，都与围龙屋不同。

梅县地区的围龙屋通常是二堂二横一围龙，也有三堂四横二围龙，也就是以二或三进租堂作为建筑的中心，两侧的护龙向后围成半圆形，人口较多的家族，围屋的护龙常有两甚至三条者。围龙屋内有厅有堂，有天街、天井，屋前多有半圆形的池塘作为屏障，通常只有正前面的一个大门和两侧双龙，以龙头间的小门作为出入的孔道，因此当它遭受外来攻击时，只要把门一关，围屋就成为一个坚固的堡垒。

围屋一般以厚实的生土建成，旧时的枪炮不易穿透，围屋中随时都贮存许多粮食，此外有牲畜、有井泉，因此即使受到个把



梯田中的客家围龙屋

月的围困，都不用担心断粮缺水。

蕉岭县广福乡栗坝罗氏围龙屋是难得一见的三条围龙的大围屋，它建于清朝嘉庆年间。正中是一座二进高堂的宗祠，大门前为禾埕及一口池塘，左右各有两幢横屋，后面环绕三排半圆形的房屋，每排房屋之间有廊道相通，外面用门楼围封。远远看去，层层叠叠宛如盘绕的巨龙，围龙屋之称乃由此而生。

罗氏围龙屋共有二百多个房间，当年罗家人丁最旺时，宅内住着近四百个族人，土改后，大家族就被分散了，小家庭不断地自立，围屋也不再成为实际的需要，此后就再没有新的围屋出现。

我参观过梅县地区几座较壮观的围龙屋，每一座都令我着迷、赞叹、感动而每每流连忘返，不忍离去，但我也同时感到难过，这些围龙屋并没有维护修缮，以致逐渐破旧衰败，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随时有寿终正寝的危险。我以为，作为客家民族的后裔，实在有责任加以维修保养，让它来纪念客家先民，让它来告诉未来的客家子孙：他们的祖先当初在岭南落户后，是如何来集体防御、互相照应，以阻挡山区土著的攻击，击退土匪流寇、散兵游勇的打家劫舍。

有天黄昏，我站在那有数百年的围屋天街上，抚着那斑驳老旧、映着夕阳的墙壁，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部纪录客家民族颠沛流离的辛酸历史，从中它闪耀着客家祖先的智慧……

除了围屋外，殿堂式屋也是壮观的建筑，它是中原汉族府第

风格的建筑，采用传统建筑工艺中最先进的“抬梁式”和“穿斗式”混合结构，布局严谨，讲究座向、主次、对称，外形则堂皇美观。其主要特点是厅堂、天井多，因此俗称“十厅九井”或“九厅十八井”，其中以南口镇的南华右堂最为闻名。

梅县地区后期的建筑多为楼层、堂子屋、两横杠等，这些都由围屋演变而来，像楼屋是将外形由圆改方，由单层加建到两层或三层。这些房屋大部分都是侨居海外的客家族人设计及汇钱回来兴建的，一般称为“华侨屋”。

有些发了大财的华侨，甚至回乡兴建可以容纳上百族人的大厝，即使他本人每年难得回乡住上两天，像前面说过的南华右堂，即为有名的例子。此外白宫乡那座中法混合式的建筑——聊芳楼，也是著名的华侨屋，是许多研究建筑学的人常驻足研究的名楼。

封山造林

梅县地区给我的地理印象全是山山水水，寿山脉、铁山脉、嶂山脉、阴那山脉等五大山脉纵横全境，山脉之间是作为古代梅县出入孔道的河流，像梅江、韩江、程江、松源河、石窟河等，这些河流运出梅县的土产，像茶叶、木材、煤矿、石灰、木炭等，然后运回粮米以补梅县稻米的不足。

梅县地区山多田少，每年稻米的产量只能供本区八至十个月的需求。稻米的产区全在几个盆地或谷地里，为了增加水稻种

植，四处可见的梯田景色也成为梅县的特色之一。

梅县地区山多为红土，适于种茶，因此梅县的茶叶，自古以来一直是出口的大宗。

我在梅县地区体会到大陆近几年实施包产到户的自由经济所带来的蓬勃气氛，尤其在农村，不只已达温饱，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大兴土木盖新房子，小生意、小饭店突然像雨后春笋一般到处冒出来。包产的工厂生产量激增，农作物产量破了几十年的纪录，但相对地，罪恶也出现了，污染也激增了，农民为了增加生产，开始增加农药及化学肥料的使用，工厂的废水不加处理直接泻入江河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可以成为商品的天然资源，悄悄被攫为己有或出售，而令我最担心的就是天然资源以及生态的破坏，其中尤为以林木的破坏，后果最为严重。

梅县地区山多平地少，原本林深木茂，但由于除了石灰石外，其他资源并不丰富，因此林木一直是居民掠取的对象。数百年来，原始树林逐渐稀少，一九五八年，土法大炼钢，山上最后的大树多被砍去烧火炼钢，到了一九六八年“文革”时盛行上山下田，又砍去最后的余木。因此我在梅县的山区，很难得见到一棵大树，原本流着清水的江河，至今已成为浊黄的泥水，水土不断流失，河床不停地升高。

我的祖先在一七八七年离开蕉岭时，是乘帆船沿石窟河下航到白渡转松口，但是现在石窟河已不堪航行了。

梅县地区最主要的河流梅江，也在一九八六年大肆泛滥，成

为梅县有史以来最大的水灾，市里的房子全淹水达半楼以上。

事实上，政府当局在一九八〇年就已发现事态严重，一方面发动大规模造林，一方面颁布了严厉的封山令，保护那些晚近所植的林木。

封山分为全封山与半封山，全封山就是一草一木，无论干、湿都不准擅动；半封山则树木禁伐，但草、蕨准许割取。这种封山令非常值得山多平地少的台湾效法，台湾近年屡为水患及干旱所苦，只知建水坝，加高河堤，而不知保育森林，无异本末倒置、事倍功半。

自封山以来，山地已渐有绿意，只可惜所造的林木树种仍以人类经济考量为出发点，全部是可以割取松油的松树。这种单一树种的树林，在管理上及大自然整体经济上颇为不妥，它最易引起火灾、病害、虫害，而且往往一发不可收拾。此外，这种单一树种的树林，也使野生动物的生态失调。

我在梅县地区总共停留了半个月，我寻到了根，也祭了祖，

山林掩映中的梅悬灵光寺



拜访了许多先贤故居，上香千年古刹灵光寺，也在许多山村小镇留下足迹，但无论我走到哪里，总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虽然我的祖先离乡至今整整两百年，两个世纪的隔离算得上长久了，但那种血浓于水、那种“亲不亲，故乡人”的归属感，始终满溢在我眼里和耳中，更荡漾在我心深处。

在故乡期间，最令我难过的莫过于看见那些以骨灰归乡的场面，以及见到那些倚门等待一九四九年七月被胡璉兵团带到台湾的亲人归来的白发老人……

一个国家分隔两地，并敌对了四十年，彼此严密封锁得信息不通，这在中国三千年历史上尚属首次，却不幸让我们遇上了，但是悲剧总会有落幕的时候。在梅县的最后一天，我上灵光寺参拜，我虔诚地跑在灵光寺创寺者——惭愧祖师前祈祷：“不只让台湾的亲人回大陆探亲，也让留在大陆的台湾亲人回来相聚。不只让我们寻根觅亲，也让我们彼此结亲！”

永定土楼



这些巨大的建筑物，
让初见者目瞪口呆，
如果要借用读者能想象的建筑物来相比拟的话，
恐怕只有体育馆了。

约

在一九八三年，我陪一位外国回来的朋友游览台湾龙潭的小人国，当时在那近百座中国著名建筑中，最感动我的既不是雄伟壮丽的故宫，也不是艺术性极高的龙门石窟，而是一座颜色黯淡的圆形土楼——福建永定的承启楼。

它令我感动原因有二：一是圆楼独特的造型及其防御的功能，二是它是闽西客家独有的建筑，而我正是客家人。我从这座建筑物中读出了客家祖先的智慧，也体会到客家祖先当时是生存在什么样的恶劣环境下。

从那次游过小人国之后，“永定圆楼”就一直深印在我脑海中。我返回蕉岭县时，无意中在地图上看见蕉岭东面的邻县县名赫然就是——永定，当初见到永定圆楼的感动，刹时又泉涌而出。趁此地利之便，一股欲睹庐山真面目的冲动，难以压抑。就这样，在我完成寻根问祖使命之后的第二天一大早，我从蕉岭出发，朝东北方向出广东入福建，经上杭过汀江，再折向东南，到达山城永定时已是午后了。

自成天地的堡垒

一入永定县境后，我就沿路东张西望寻找圆楼的踪影，但一直到永定县城，全然不见圆楼影子，我颇为失望。后来我向一位年轻人打听，他热心地引介我认识一位六十岁上下的退休教员廖德润先生，他是研究永定建筑的专家，当地人都尊重他为“廖老师”。

我迫不及待地把在小人国所见的情形告诉廖老师，他听了之后，哈哈一笑，然后从抽屉中取出一叠照片，而第一张照片，便是那栋我急欲采访的承启楼。再往下翻阅，除了圆楼之外，还有方楼、府第式楼……各式各样，数量繁多。

我越看越兴奋，立刻连哄带求地拖着廖老师陪我前往五十公里外的承启楼坐落之处——古竹乡高北村。虽然我从蕉岭一路过山越水，足足在山路上颠簸了五个小时，已颇有倦意，但此时又全然忘却了。

到了古竹乡我才发现，这种当地居民称为圆寨的圆楼，在该地相当普遍。这些巨大的建筑，当初见者目瞪口呆，如果要借用读者能想象的建筑物来相比拟的话，恐怕只有体育馆了。

我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承启楼，站立在它的大门前，心中激动不已，从在小人国初见，到现在沉浸在它巨大的影子下，用“梦已成真”来形容实不为过。

承启楼的外表已相当斑驳老旧，正诉说了它三百年历史的沧桑。

“这座大楼有多高多大呢”我站在它的大石门前抬头仰望并请教身旁的廖老师。

“高十二点四米，周围长二百二十九米！”廖老师毫不思索，如数家珍般回答。

走进大门，穿过门廊，进到圆楼的内部才发现圆楼内别有洞天。

圆楼的圆心是一栋单层的大厅，它是祖堂，也是全楼的活动中心。然后是一圈围绕着大厅的平房，其外又有一圈两层高的圆楼，再往外，是一圈四层高的圆楼，它的外墙就是我们在外面所见到的厚墙。这三圈以大厅为圆心向外逐渐扩大增高的圆形建筑，组成了完整的承启楼。

“这么一座圆寨能住多少人呢”我估计大概可以容纳三百人左右，没想到廖老师的答案却远超过我的估计一倍有余。后来我爬上第四层楼，站在楼廊上数了数房间，竟然有四百间之多。廖老师说最盛时全栋住有八十户，人口达六百余人，这座圆寨的宏大由这些数字也可见一斑了。

在离古竹乡小镇街上不远的地方，另有一座相当古老的土楼——五宝楼。这是一座方形的土楼，建于明朝，距今将近四百年，它的格局类似承启楼，虽没有承启楼大，但却比较高，是五层楼的建筑。据当地的记载，在郑成功反清复明时，当时的五宝楼主人也自封为征讨大将军，与郑成功遥相呼应，后来不幸失败而为清兵所杀。

第二天一早，我在廖老师与邱东昌先生带领下，到高陂乡上洋村去，这里有一栋相当出名的方楼——遗经楼。它建于清道光年间，距今约一百五十年，主楼是五层的大建筑，东西宽一百三十六公尺，南北长七十六公尺。其格局也类似承启楼，以中央的大厅为全楼的中心，楼内有两口水井，并设有学堂、磨米房等附

属建筑。

黄泥造的土楼

永定土楼受到国际“生土建筑”学者的注意还是相当晚近的事，所谓“生土”是指未经加热的土，与砖、水泥等“熟土”区别之，台湾较少使用此字眼。据说美国间谍卫星在闽西上空摄到了圆楼的群像，经过几番分析研究，仍然无法确知它的用途，最后怀疑它们是中共的飞弹发射台，圆楼就这样开始受到了注意。较早注意土楼建筑的报道，是一九五七年五月由建筑工程出版社出版的刊物上一篇《中国住宅概说》的文章里提到的。一九八〇年后，许多建筑学者陆续发表有关土楼建筑的论文，才引起国际建筑专家的注意，并纷纷前往永定参观考察。

一九八五年，法国、秘鲁、日本、比利时的生土建筑学者立即到永定考察土楼，当时比利时籍任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的史蒂文斯·安德烈就以极其感动的语气说：“一份多么优秀的建筑遗产！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区建筑。”

日本琉球大学工学部的福岛骏介教授也在参观之后赞叹地说：“我一生中，从未见过造型如此特殊、结构如此严密的建筑。”

到底我的客家祖先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材料来建筑这些高大的土楼 而且历经数百年的风吹雨打以及震级不低的地震仍然屹立无恙呢

“黄泥！”永定县的任何一位居民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这种被当地人称为黄泥的黄土，可说到处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不管是方楼或圆楼，最外这层墙是整栋建筑最重要的着力处，它是墙也是柱，因此一般都相当厚，越高的楼就需要越厚的墙来支撑，所以一般土楼外墙的厚度都超过一公尺。这么厚的墙是采用大板夯筑的，它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先做泥，也就是先把黄土拌好。

做泥的好坏关系着土墙的结实与否，一般的要求是，泥土要干湿适宜——一抓成团，丢出碰地即散。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必须选取含砂适当的黄土，拌上少量的水分，用锄头反复翻动搅拌，使黄泥越做越细，越细也就越佳。

承启楼内部



黄泥做好后，就由师傅在预定筑墙的位置，先以木板筑一矩形格子，然后注入黄泥，由工人以木棒、木杵击捶，使之坚实密合，完成后再移动筑板，如此一格一格地注泥、捶捣，直至完成一圈围墙为止。等墙泥干硬后，再用同法筑第二层泥墙，如此一层一层地往上筑，直到完成为止。

一座厚实的土墙除了黄泥要好外，筑墙的技术也非常重要，依据古竹乡首屈一指的老建筑师傅阿标师说：“上泥的次数越多，夯筑的泥墙就越坚实。”

这也就是说，每一次注泥筑墙的高度不宜太高，相对地注泥太薄，上泥次数太多，也浪费时间、拖延工期。阿标师以他多年的经验提出：“第一层楼至少要四上四夯。”所谓四上四夯，意即要分四次来上泥。

“有的甚至要达到七上七夯的要求。”阿标师伸出七只手指头说：“越厚的墙，上夯的次数也越多。”

由于楼墙渐高其厚度渐减，这是符合建筑力学原理的，因此上泥的次数也越往上越减。湖坑乡的圆寨建筑师傅黄茂基说：“从地面层到顶层，往往是按七、六、五、四逐层减少上泥与夯筑的次数。”

“上泥后以杵击捶墙泥的功夫最需扎实，土墙的密实坚硬，有一半靠它。”闻名抚市、高陂、湖雷一带的土楼建筑师傅黄坤森说。

“夯墙时，由两人分头用杵先夯墙板四周，而后一行一行密

夯。”黄坤森师傅以双手做杵击状说：“先粗略夯实，然后再用手均匀细筑，直至结实为止。”

“墙间是否要放钢筋一类增强拉力的材料”我问古竹乡的阿乃师。

“当然需要，但不是钢筋。”阿乃师以客家话笑着回答：“那时可没有钢筋，即使现在，也不容易买到，我们用杉木和竹片代替！”

“每隔一段距离，以杉木并列竖立作为墙骨，而在每夯一层新板时，安放长竹片，越长越好。我们永定人称放竹片为墙拖格，主要作用是作为墙拉筋，可以使整体土墙起相互牵引的作用。”阿乃师不厌其烦地为我这建筑的门外汉解说。

在筑墙的过程中最担心什么

“大雨！”一位正在盖私人小土楼的工人回答我说：“大雨使夯好的墙不易干硬而无法续筑，同时，大雨的冲刷也会使未干透的墙土流失或倾垮。”

因此建土楼一般都选在入秋后动工，在梅雨来临前完工。但大土楼往往要数年才能完工，在此情形下，必须在雨季来临前的半个月就得停工，让新筑好的墙干硬，这样只要墙头稍加遮盖就不怕大雨了，然后等到入秋后再继续筑造。

住在承启楼的一位老先生告诉我，当年建楼时，从动工到完工不曾下过一场大雨，因此承启楼也称为天助楼。

我访问了几位师傅，对于土楼外墙的筑法大致有些了解，至

于建筑土楼的其他技术，像择址、建基、分层、盖顶、装修等，则与一般造屋相去不远。但对于客家祖先为什么建造这样宏大的土楼，就懵然不知了。

“完全为了求生存，为了防御各式各样的攻击！”廖老师感慨地说：“为了生存，客家祖先吃尽苦头，但也激发出过人的智慧来！”

原来客族在西晋五胡乱华期间大举南迁，陆续移入闽西山区定居。当生活稍微安定后，却因各朝朝政腐败，散兵游卒打家劫舍，群盗变民流窜为害，迫使偏远而官兵无力保护的永定人民必须聚集而居，以集体防御来保护生命财产。因此由单家互相邀集而聚成连屋，再由连屋发展成楼堡，就这样，圆楼与方楼相继出现，并不断改良而成今日所见的壮观建筑。

土楼的防御能力，在我丈量过它的外层厚度后，不得不为之惊叹佩服。一般大土楼的底层、外层厚度都在一百五十公分左右，有的甚至达到一百八十公分，即使是顶层也多在九十公分至一米左右。这么厚的土墙，别说古时的枪炮难以伤它分毫，就是现代中型以下的枪炮也奈何不了它。

此外，土墙上还有枪眼孔的设计，利于向外射击，而寨内也都有水井、粮食的设置，这些都是为应付万一被围困时的设计。

“方楼和圆楼有什么不同呢”我对同一个村庄中，有方楼也有圆楼的现象，深感好奇。

“圆楼具有御风的功能，较耐强风，同时围墙的内拉力大，

较不易倒塌。”廖老师在综合几位土楼建筑师的意见后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但它的房间呈扇形，在家具摆设及使用上有缺点。而方楼则正好相反，因此各有利弊，完全视兴建地点及居民的意见而定。通常规模较大者以圆楼为多，但也有例外，像五宝楼、遗经楼等。”

“不管方楼、圆楼，它们都有共同的功能，”廖老师继续说：“就是通风、采光、耐震、防潮、隔音、保温、隔热、防风、防兽、防火、防盗等。”

明末以后，永定县由于重视教育，在科举榜上逐渐有名，仕宦渐多，于是按中原大邑的规制，三堂二舍的府第式房子陆续出现；又由于来自永定县的皇帝宠妃——余妃的要求，特准永定县的居民可以建大夫第，并可加高到四至五层楼。这种府第式的土



承启楼内部

楼也成了永定县独具的特色之一。

我在高陂人邱东昌先生的陪同下，来到了高陂乡富岭村大塘角，参观永定保留得最完整的“大夫第”。

这座大夫第的确是官仕十足，架势威壮。它建于清道光八年一八二八年，历时六年才建成，距今已有一百六十年。它依山面水，前后纵深一百零八米、东西宽五十八米，主楼五层、配楼三层，全宅计有大小厅二十五间、房间一百一十八间，堪称规模宏大，其屋墙全以生土筑成。

从远处望去，高低错落有致的土楼，配以巨大出檐的九脊顶，使整个建筑布局规整、井然有序，虽然院落重叠、屋宇参差，但主次分明，使得整座屋宇气宇轩昂，庄重又壮观。

我在渐暗的黄昏中告别山城永定，临行时，廖老师问我对土楼的感想，我想起了这几天翻阅土楼建筑资料时，其中上海同济大学路秉杰教授说的一句话，颇能代表我此时的心境：“万里长城是世界奇迹之一，永定土楼也是奇迹！”

我停了一下，再补了一句：“我从土楼建筑体会到客家祖先的智慧，我以身为客家人为荣！”

我们隔窗相视，点头微笑互道珍重，随后山城消失在暮色之中，但永定巨大坚实的土楼将令我今生今世难以忘怀。

台湾兵第七〇师的故事



这些台湾的孩子在逃跑的路上根本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
他们只知道往南逃，
因为台湾在南边，上海也在南方，
如果能逃到上海，至少可以试试找船回台湾……

为了了解祖国大陆的生态，一年多来，我在大陆旅行了几万公里，从海南岛到大西北，从江南到青藏高原，也走过内蒙大草原，穿过腾格里沙漠，我在旅途中顺道访问了不少七〇师的老兵，他们的故事每每叫我心酸，他们一听到我是台湾来的就情绪激动起来，一听见我说闽南话或客家话，他们的眼泪就涌了出来，许多老兵往往是一面讲一面哭，我也总情不自禁地陪着他们落泪，更不忍对着他们照相……

跳入海里的新兵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底，一个刮着东北季风的寒冷黄昏，一艘满载军士的运兵船，缓缓驶离基隆码头，码头上冷冷清清，一个送行的人也没有，而运兵船甲板上的船栏却挤满了年轻的新兵，大的不过二十岁，小的只有十六七岁，每一张幼稚的面孔，都显得惶恐、紧



当年流落在青岛的
一群第 70 师台湾少年兵

张，有的鼻尖挂着泪珠，有的啜泣着轻喊爹娘，这一艘命运之船，正将他们载离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投向一个遥远、陌生、一个战火正烧的苦难大地。

这一船少年兵属国民党第七〇师第一四〇旅，由师长陈颐鼎率领，正要开赴北方参加内战。陈颐鼎的脸色始终非常阴森，他很了解这支部队不堪一击，但他得到的是军令，他虽然是少将，也仍然是大混乱时代里的小泡沫。

他看着那些向着家乡倾泻最后眼光的新兵，心中总是有些不安，因为这些少年成为第七〇师军人的经过，他自己非常清楚。

新兵大部分来自台湾南部和东部，有操闽南语的，有操客家语的，还有许多山地人，他们共同的语言却是日本话，但班长以上的干部，全是外省人，说的是他们听不懂的唐山话。

运兵船缓慢地驶出基隆港口，随即逐渐加速驶往黄昏苍茫的大海，这时一大群挤在甲板船舷回望台湾陆地的新兵中，突然有人哭叫着说：“我不要离开台湾，我要转去！我要转去……”转去是台语、客语“回去、回家”之意。

“我要回家！我们回家去！”的声音在新兵中逐渐响起，并且越来越大声，突然有一个新兵越过船栏，他大叫一声：“来去转啦！”然后就往昏暗深沉的海里跳去。

“对！来去转，跳啦——”又有一个人高声响应，那人就在拉长的“跳啦”声中落入寒冷的十二月大海中。

第二个人才落海，又有一个新兵一面大叫：“大家来去转

吧！”一面纵身入海，他那暗绿色的影子一下子就消失在海中，但那句“大家来去转吧！”的声音却在每一个新兵的耳中回荡，同时又像是一种沉重、不可抗拒的力量，激动着每一颗不想离家的心……

这时运兵船的速度明显地增快，突然一群新兵，几乎同时翻越护栏跳入海里。

站在舷舰上的师长发现了这一状况，立刻命令全副武装的班长把那些仍在犹豫、观望而又手无寸铁的新兵赶入船舱中，一面下令机枪手朝海里扫射，一时之间枪声大作，船上一片喧嚷混乱。

有多少人跳入海里，有多少人淹死，有多少人被机枪手打死，又有多少人成功地回到家……没有人知道，我访问过不少当年在船上的新兵，而今垂垂老矣的台湾兵，每个人的判断都有些出入……

当时搭上这种注定难以再回家乡的命运之船的台湾兵，前后大约有一万多人，主要属于同民党七〇师第一三九、一四〇旅，另外尚有一部分属于六十二师。

这些台湾少年怎样成为七〇师的新兵，各有说不完的辛酸故事，这些老兵一述及当年入伍的状况，大多泪水涟涟……我从中记下几则比较具代表性的故事。

一九四六年，内战爆发后，全中国一下子又陷入战争的混乱不安中，那时的台湾虽然离战区非常遥远，但二次大战后的经济

衰败正弥漫全岛，再加上新的内战，更使台湾经济倍加萧条，街上到处游荡着失业而内心惶惶的年轻人。

这年初夏，陈颐鼎奉命在台湾募兵成立第七〇师，募兵的公告在各处张贴着，虽然所许诺的条件不错，甚至还保证绝不调离台湾，但报名并不多，主要是当时来接收的国民党军队给台湾省人的印象很差。不过还是有些人报名参军了，像刚从屏东农校兽医科毕业的罗朋，就成为第七〇师的马医，而原来在嘉義机场当过一年技术员的冯炎火，也成为第七〇师的汽车兵。

此外也有一些原在日本军队里担任军夫或兵士的山地人以及一些少年山地人也报了名，像曾思奇，像原名叫马哈桑、达和的排湾族少年等。

到了这年秋天，募集的兵士数目还达不到成立一个师的三分之一，而军令不断地逼着陈颐鼎师长，他只好动用各种手段来达到成立第七〇师的目的。

一天，十八岁的刘清辉与两位朋友在台南街上闲逛，突然在武庙前看见一张新贴出的布告，是一家工厂征召学徒工人的广告，上面清楚地写着：六个月学习技术，然后分发到工



我和住在台东都兰阿美族部落的苏诚符合影，他十七岁就成了国民党军，后来又参加了解放军

厂当技术工人，而且保证工作与不低的工资。

这三个渴望工作已久的少年人，看了布告如获至宝，来不及通知家人，就急急忙忙地赶到指定的报名地点，因为布告上说名额有限，先到者录取。

报了名之后，随即有人把他们领到位在市郊偏僻的空仓库中，那里已有不少年轻人蹲坐其中，每个人脸上都呈现迷惑的表情，四周是荷枪的国民党军来回走动，整个场面的气氛显得很诡异。

近黄昏时，好几辆军用大卡车到来，把所有的年轻人赶上车，虽然有些人说要回去取衣物，有些人要告知父母，但没有人得到允许。

军用卡车由几位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兵押送，离开了夕阳正西下的台南市，向南急驶而去，在黑夜中抵达凤山的军营……

十五岁的陈文生，与同住在一村的林水源等五位少年好友，一天在台东县东河镇上看到一则令他们兴奋的消息，原来有某单位要在台湾西部某地举办青少年普通话学习班，结训后即分发工作。就这样，他们立刻赶去报名，然后搭上武装军人看守的军用卡车，离开了台东，最后车子也抵达凤山的军营。

随着双方的军队漂移

都兰是台湾东海岸一个宁静的阿美族部落，一九四六年经济不景气对这个部落的影响并不很大，仍然是自古以来的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不饿不饱的渔耕生活。这年十二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村里突然来了好多武装军人，他们进入村庄把八十几个青少年带走，军官说是奉军令来征兵的，村里没有人敢问到底奉谁的军令，只有眼睁睁地看着阿美族子弟被押上车，因为在日据时代，日本人也一样地征兵。

其中一位阿美族少年名叫苏诚符，他这年才十七岁，在未满十六岁时就被日本人征去当军□，现在他又被迫与同村的八十几个年轻人一起穿上军衣。

当晚他们就被送上了火车，第二天抵达花莲，然后改搭军车到苏澳，再换乘火车到基隆，最后被送上运兵船。

一九四七年初，七〇师第一四〇旅在上海登陆，这支由最多受过半年训练的新兵，以及不少刚“征”得的少年所组成的南方部队，在没有棉袄的补充下，受命往冰封雪飘的北方前进，这些从未见过雪的台湾兵，在初次见到下雪时，很多人还以为是棉花从天上飘下来，我在成都访问陈文生时，他仍然清晰记得当初见到下雪的情景。

在开往北方的行军途中，由于害怕以及受不了寒冷，开始有人脱逃，但由于天寒地冻，再加上人生地不熟，最糟糕的是一句普通话也不会讲，这些台湾孩子在逃跑的路上根本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他们只知道往南逃，因为台湾在南边，上海也在南方。上海是他们登陆的港口，如果能逃到上海，至少可以试试找船回台湾。

没有脱逃成功的例子，有的冻死、饿死在途中，有的被其他部队抓走，而大多数是被抓回去，然后在众人面前被处决——砍头或活埋，作为杀鸡儆猴的牺牲品。

在离开上海的第十三天，第一四

〇旅在山东与解放军二野部队遭遇了，一四〇旅在一天之内就被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二野打垮，除了几个重要干部脱逃之外，没被打死的台湾兵全被俘虏了。

然后被收编成为解放军，并在受过一段改造和军事训练后，又奉派参加了南下的解放战争。

只盼返乡

在内战中，他们彼此分散了，有的被分派到其他单位，有的随解放军参加了各种战役，其中尤以台南白河镇的客家人冯炎火最为出名，他随着二野从东北一直打到大西南，并在一九五〇年



台南客家人冯炎火，转战西南，挥军入战，最后升至师长

入藏。一九六二年，他又参加中印战争，结果印度大败，印军被俘虏了三万多人。

内战结束后，滞留在大陆的台湾人已无法返回故乡。岁月不断地逝去，这批返乡无望而又渐过适婚年龄的台湾人，纷纷在各地成了大陆人的女婿，其中有些山胞却仍然坚持要等回到台湾娶同族的姑娘为妻，一年一年地蹉跎等待，至今年华已老，却依然孤独，有的则在孤独等待中逝去……

这些老兵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让他们回台湾看看自己生长的地方，让他们看看仍健在的亲友，让他们到祖坟拜上一拜，让他们有机会把这辈子的苦难化成泪水，滴在埋有先人、印有自己童年足迹的土地上……

我在海南岛访问到老兵陈金源，四十年来，他经常半夜想念台湾家人而失眠，往往口中喊了一声“阿娘……”就开始哭了起来。那天，当他说到那句不知在半夜里喊了多少次的“阿娘”时，当着我的面就饮泣起来，我也忍不住跟着他掉泪……

当年凶猛的师长陈颐鼎，现在已是八十几岁的垂暮老人，我问起当年七〇师的事，他一概以“不堪回首，非常遗憾”来回答，如今他仍任职江苏政协，过着幸福的晚年，而当年被国民党军队押赴大陆的一万多名台湾兵如今只剩一千人活着。

当年从都兰到大陆的阿美族少年共有八十几人，如今只剩九人活着。留在大陆的台湾原住民做了不少事，像田中山与

林登仙合编了一本阿美族语言志，陈康、马荣生编了排湾语志，林青春编了布农语志，另外苏诚符训练的女子垒球队不但得到全国第一名，还在一九八五年参加日本大阪的友谊赛获得全胜，他说，他很想回台湾，组织一队阿美族女子垒球队，他认为必定能获得世界冠军，他很想替阿美族争一口气！

当年的台湾少年兵如今都已七十岁左右，也早已在中国大陆各地安家落户、子女成群，他们自己也大多退休在家，此生至今只剩下最后一个愿望——回台湾探望故乡的山川和亲人，只要见上最后一面，过去四十年的苦难都可以忘怀。

每天早上，他们几乎都是以相同的心情去翻阅报纸，希望看到国民党准许他们返乡的消息，他们一天等过一天……

访问过这些台湾老兵之后，我一步出他们狭小的住宅，都禁不住去仰望浩瀚的苍天，然后喟叹一声

……

在大混乱的时代里，人就像在洪流中随波逐浪、不由自主的小小泡沫，有的被漂浮在沿

毕业于屏東农校的罗传帘



河阴暗的死角里，有的被卷入汪洋大海中，而更多的小泡沫是在途中破裂、幻灭……每个人都被命运无情地摆弄，没有一点点的自我，除了无可奈何……